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八十四之六

5893910

101





163685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卷第八十四

二十一年太明正統四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行望闕

禮御勤政殿受王世子及群臣朝賀諸道進箋進方物忽剌溫指揮都

里也老奴好骨看亏知哈指揮時仇時方哈吾都里千戶甫古老吾郎

哈指揮都時於古老甫老波乙大麼古等三十五人倭人石見州周布

兼貞所遣僧道山佐志源胤所遣汝阿圭源持直所遣所阿彌多甫等

十八人隨班獻土物○上御勤政殿宴群臣○禮曹啓倭人五郎衛門

等十二戶帶妻子到泊慶尚道浦所累月留連觀察使處置使久不申

報請下攸司推鞠 從之○刑曹啓慶尚道興海囚黃波吐刺殺姨夫

忠清道洪州囚私奴德松發其主塚盜衣服請皆依律處斬 從之○

辛巳以權躔知中樞院事崔士儀仁壽府尹李思儉中樞院副使申得

海慶尚左道都節制使以野人金波乙大為龍騎司護軍波乙大吾郎

哈都督僉事都乙溫養子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承文院祿官兼官

每十日一次吏文製述已曾受教而兼官寫字者則或托故不用心製

述若兼官只許寫字不令製述則本院出身兼官內年少聰敏者亦不

製述實為未便請自今寫字兼官依舊例製述其只能書字而不肯製



述老勿令兼差如有事大文書及不得已書寫事臨時啟聞書寫從  
 之○謬政府據戶曹呈啓九十歲以上老人無子女無親族寄食他家  
 者給四節衣纏載在六典今只給二匹未便請於四節各給布一匹而  
 冬節則加給一匹從之○壬午遣仁壽府尹崔士儀如京師賀麟見  
 上率群臣拜表如儀其表曰一人御極光啓昌期二儀儲祥茂昭景貺  
 照臨所暨權拊惟均竊觀仁獸之生實為王者之瑞在黃帝而遊於園  
 逮蒼姬而見于郊誠曠世而罕聞幸明時之復覩欽惟心敦位育道合  
 彌綸運撫盈成神化覃於八表恩浮動植和氣塞于兩間顧茲靈物之  
 臻允協貞符之應伏念猥將庸質獲際熙朝跡滯鯁岑雖阻駿奔之列  
 情馳鳳閣倍彈虎拜之誠○命還給正尹謙告身○工曹啓黃海道長  
 洲縣所產銅鐵炒試之終不融液非真銅鐵請自今勿令上納其所減  
 本縣貢物令戶曹還定且遂安所產銅鐵功重數少並勿採取從之  
 ○癸未長連縣監黃陟辭上引見曰本道連歲凶歉去年雖若稍稔  
 然饑饉之餘民尚艱食徃盡乃心以濟民生且義倉本以濟窮民為守  
 令者乃於賑貸之時惠不及寡弱及其收斂先督徵貧戶而富強或有  
 不償又勸課農桑乃欲厚民生也然過於刻剝則民不樂從當徐以勸



之今注撫守令遴選至精雖不賜見面命豈有不孚民望者乎然予力  
不足以廣救民瘼故悉皆引見以諭予意汝往効職體予至懷○乙酉  
護軍金波乙大來謝除職賜銀帶紗帽衣一襲○丙戌始行四孟朔頒  
祿○丁亥王子璟生昭儀金氏出也○戊午親傳春享香祝○上幸昌  
德宮齋宿○己丑 上親行春享于 宗廟還宮御思政殿設飲福宴  
宗親二品以上侍宴 中宮亦飲福宴于內殿諸享官賜宴于議政府  
○禮曹啓 東宮藏胎安慰祭 神主請依 中宮藏胎神主列書曰  
東宮胎室之神祭畢埋其主於高淨處從之○北平館報禮曹曰忽刺  
溫丐知哈兀者衛指揮僉事都兒也言本衛管下人三百六十餘戶軍  
數一千餘名迤東三日程有色割兒大山迤北平衍無入迤西不知里  
數有達麼阿德處衛采忽論等衛西南間十日程有開原衛東南間三  
十日程乃是朝鮮國會寧府大抵本土所產獐鹿居多熊虎次之土豹  
貂鼠又次之牛馬則四時常放草野惟所騎馬飼以藟豆若乏藟豆切  
獐鹿肉與水魚飼之其婚禮女生十歲前男家約婚後逾年三次筵宴  
二次贈牛馬各一待年十七八乃成婚禮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丐  
知哈則父母死編其髮其未繫二鈴以爲孝服置其屍於大樹就其下



宰馬而食其肉張皮鬣尾脚掛之無置生時所佩弓箭不忌食肉但百  
日之內不食禽獸頭目女真則火葬皮冠頂上綴白麤布前蔽面目後  
垂於肩仍穿直身衣每遇七七日殺牛或馬煮肉以祭徹而食之○庚  
申御勤政殿受朝愁濱江丐未車丐知哈英應巨等三人東良北住吾  
郎哈指揮蔣家等九人並隨班獻土物○禮曹將進士李寬義等上書  
議啓曰生員進士坐次成均館會報本曹本曹據受教進士坐於生員  
之下且禮記云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其下  
又曰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又曰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然則初非勿  
論上下等級而尚齒之謂也論語注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  
日消天理自明小學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今進士試專爲勸勵初學  
之方爲進士者所當勉學日進況於生員試誰禁之而不爲歟不此之  
顧以初學之士纔入成均禮義之場不顧自己文才不足徒以陵人尊  
己之欲不從禮曹成均之令又不畏受教已定之法率然聚上言甘  
狂僭甚矣如此陵人狂僭之風漸不可長如以進士等上言而生員進  
士均是學生勿論高下尚齒而坐則今升補寄齋五部生徒亦可坐於



生負進士之上矣。以此觀之，進士試可革。姑令成均館劾其主謀者，論罪爲便。下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右議政許稠議曰：國初承高麗舊例，設進士試者，爲勸勵初學。故進士居館者，稱爲寄齋。坐次則生負爲一行，寄齋爲一行，乞依舊例。進士幼學尚齒，坐於生負之下。左叅贊河演議曰：三代而下，設科取士，以開賢路。人才俊傑，恒由科目。其取士之道，務得明經行修者。爾昔在高麗，以古賦十韻詩爲進士試。特遣試負取之，簾前放榜，又以六韻八角并試。於及第若生負試，則科舉既畢，令成均館試以疑義。無試官，又無放榜。是以儒生自幼及長，專務詩句，不事經學。蒙養不正，士風頹靡。臣聞諺傳朝廷使臣張溥詩云：香燈處處皆歸佛，烟火家家競事神。惟有數間夫子廟，滿庭荒草寂無人。此譏當時學校之政之極衰也。說者謂先儒如李穡，初由進士而達，進士則初學興起之端也。臣意以爲方其幼也，講習小學之道，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欲其習與智長，禮與心成，以基大學之根本焉。有以風雲月露之習設之，科目搖蕩其幼稚之心乎？幸有李穡命世之才，天資明敏，自然拔萃。離倫以經學文章特鳴於世，而貴飾斯文者也。豈以進士試興起斯人而致之哉？我太祖康獻大王開國興化，首革進士試而崇重生負。



別置試官取之臨軒放榜由是中外儒生皆習經學通五經者比比有  
之已爲成憲方今復設進士試自後四部生徒潛挾詩章怠於經學雖  
讀日課不究意味志意荒蔽將若之何且於式年因三次鄉館試來往  
京外賫糧廢農徒令國家多事而已詩學之興何補於治道乎乞遵盛  
朝已定之法還革進士試務以經學爲本根詞章爲枝葉則將見經明  
行修之士蔚然作興矣今進士李實義等飾辭上言欲與生負間坐殊  
無廉讓之心殆非儒士之行乞如禮曹之議以正士風其坐次亦依舊  
例與幼學齒序左贊成申槩右贊成李孟昫右叅贊崔士康議曰生負  
進士坐次乞依禮曹已曾受教施行上從槩等之議○兵曹啓平安  
道本無都節制使都巡問使兼統之至癸巳年始別置都節制使乃用  
奉使之印允於文書用奉使印未便請別鑄都節制使印信以送從之  
○賜前右議政盧閑母賻米豆五十石紙一百卷○辛卯御經筵上  
謂檢討官李先齊曰爾今職帶春秋叅修高麗史以王氏爲龍孫其說  
甚恠昔忠宣王入元朝元學士問其所以雖事涉荒誕然不可不傳於  
後須備載史冊可也○京畿敬差官李師益啓曰富平人吏曾以溫井  
隱諱之罪屬于近處殘亡驛吏者欲其盡心尋訪也今限日已過尚不



見告請於咸吉道四鎮入送下兵曹○壬辰受常參視事吏曹判書許  
誠啓曰守令近民之職其任匪輕故今國家必選賢能以遣之然爲守  
令者如赴貶所或托故不往或赴任未久稱疾辭職遞代甚煩得人爲  
難臣以庸愚職掌銓選思救其弊未知其術冀聞 睿鑒 上曰六年  
不叙雖非正法蓋欲防其辭避也雖立此法其弊如前予亦欲去其弊  
夙夜思之罔知攸宜卿更商量以陳嘉謀仍命都承旨金墩曰爾亦以誠  
言爲念獻其良策○上御經筵謂叅贊官金墩曰今世子仁孝聰敏且  
其年已踰二十五歲可以終決萬機予雖無寢疾自少氣力微弱又患  
蹇濕難以強治庶務今欲以小事悉委世子處決唯大事寡人聽斷庶  
幾怡養墩對曰若然則權分於世子世子脩屬如又未盡得人則或生讒  
構故權分世子古人慎之 上曰汝言是矣然待一二年必遂予志  
上又曰科舉之設本以得人近年以來學者不究聖經惟習詞章大臣  
思革其弊獻策紛紜皆曰人材卑陋風俗澆漓皆由不講經書試以製  
述之致然也予則以謂漢唐以詞賦取人逮至高麗亦然而賢才輩出  
豈獨今日取以著述而人才不古若乎且權近卞季良皆一時名儒屢  
言講經之非予亦悉知其弊欲排大臣之議姑仍其舊以著述取人矣



○命李叔蕃外方從便○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架閣庫乃國家典籍所  
在也如有急遽叅考事則獨一負無時開閉或致遺失甚爲未便請自  
今置提調又以禮曹稽制司郎廳一人及事簡他司一人兼之必備三員  
開閉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咸吉道會寧慶源鍾城慶興富居  
五邑之民近因新徙且桑麻鮮少種麻養蚕力所不贍衣服單弊請以  
吉州以南各官所儲之穀一百石易麻種入送又送鄉蠶種明年爲始養  
蠶試驗亦令五邑擇肥厚之地種桑以爲後日之資從之○造紙所啓  
江華所種倭楮之實請於海氣相連忠清道泰安全羅道珍島慶尚  
道南海河東分種從之○癸巳受常叅○親傳望祭香祝○甲午幸東  
郊觀放鷹○司憲府上疏曰有功當賞有罪必罰國家之常典古今之  
通義也叔蕃得叅定社佐命之功早蒙聖恩位至峻秩誠宜盡忠以報  
萬一歲在丙申內懷不忠罪在不赦政府功臣六曹臺諫合辭請罪欲  
置於法惟我太宗殿下特垂寬仁只黜于外誠叔蕃之萬幸也去年  
冬召致于京舉國臣民罔不驚駭今又特命從便其於信賞必罰之  
義何哉况旣得罪於太宗之朝何敢更議於今日乎伏望 殿下亟  
收是命一依 太宗之教依舊安置以副臣民之望不允○司諫院上



疏曰忠孝臣子之大節臣而不忠於君子而不孝於父厥罪莫大無時  
焉可赦者也李叔蕃遭遇太宗恩愛之篤實同父子當夙夜謹慎圖  
報萬一不此之思挾功驕橫不臣之心充積於中無禮之容發見於外  
非可以一二計也當時群臣政府六曹臺諫憤其不忠論請不已太  
宗念其攀附微勞不置於法姑從輕典放黜于外使之安居樂業者于  
今二十有餘年其卯翼保全之恩之德昊天罔極矣今我主上殿下  
命召來京出入宮門中外駭愕未知其由臣等具辭陳請至于再三俞  
音未下而又有外方從便之命臣等不勝痛憤反復覃思未知其可也  
叔蕃既得罪於先王則保全首領偷生至今亦云幸矣雖有其功難  
逃其罪以功較罪罪重於功太宗大王豈忘其勞哉七年之間終無  
召還之命誠以罪重於功不能相掩故也豈可今日復使從便於外東  
西南北惟意所適出入往復揚揚莫過乎如此則其追念皇考不愆  
不忘之意何如懲創不軌垂範後世之意又何如伏望仰遵太宗之彞  
訓俯從臣子之至願亟收是命還放舊所宗社幸甚不允○賜判中  
樞院事趙末生妻賻紙八十卷及棺槨○乙未御勤政殿受朝吾都里  
指揮童倉等九人護軍童所老加茂等五人千戶禹亡乃等六人指揮



童再沙介等六人骨看丐知哈指揮波泰等七人隨班獻土物○咸吉  
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報禮曹曰吾都里童凡察之兄吾沙哈來言部  
落浮動吾今年老至誠歸順其情可尚今送京師宜加優待○忠清全  
羅慶尚道都巡問使趙未生啓曰慶尚道南海縣赤梁江口狹窄不宜  
防禦請以赤梁兵船移泊池島浦從之○禮曹啓 中宮胎室曾定以  
品官八人軍人八名使之守護今 東宮胎室守護者以品官四人軍  
人四名爲定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風雲雷雨祭爵數前既依帛  
數每神用一爵今將前儀註更定獻爵節次具錄于後書雲觀前一月  
以仲春上旬擇日報禮曹仲秋禮曹啓聞散告攸司隨職供辦齊戒前  
祀五日應行執事官並散齋三日宿於正寢致齊二日一日於本司一  
日於祀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吊喪問疾不  
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唯行祀事已齋而闕  
者通攝行事諸衛之屬守衛墻門者隊長每門各二人各於本司清齋一  
宿工人二舞清齋一宿於奉常寺前祀一日並集祀所凡預祭者皆前祀  
陳設前祀二日忠扈衛設諸祀官次於東墻門外隨地之宜典祀官  
率其屬掃除壇之內外設饌慢於內墻東門外隨地之宜前一日雅樂



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近南設軒架於壇下俱北向典祀官帥

其屬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風雲雷雨

山川居左掌牲令牽牲詣祀所執禮設執獻官位於壇下東南西向設

亞獻官終獻官位於初獻官之後稍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

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執事之南西向書吏陪其後設執禮

位二一於壇上一於壇下俱近東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壇下執禮之

後稍南西向北上協律郎位於壇上近西東向雅樂令位於軒懸之北

北向設初獻官飲福位於壇上南陛之西北向設門外位典祀官及諸

執事於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北向西上積柴於燎所燎所在

地設望燎位於燎所之北初獻官在北南向執禮大祝贊者在東西

向北上大祝贊者稍却開瘞坎於壇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設望瘞位於瘞坎

之南獻官在南北向執禮大祝贊者在東西向北上大祝贊者稍却未後二刻

典祀官帥其屬掃除壇之內外執禮先入壇下獻官以下並集肆儀謂

者引亞獻官贊引引監察俱以常服詣厨視滌濯省饌具及視牲充膾

俱還齋所脯後典祀官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連皮煮熟祀日未行事前

典祀官帥其屬入奠祝板各一於神位之右各有陳幣篚於尊所風雲雷雨

各有一於神位之右各有陳幣篚於尊所風雲雷雨



幣四山川幣一設香爐香台並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每位各適

十在左羔三行右上一第一行形蓋在前魚鱸乾棗栗黃次之第二行

餅火豆十在右為三行左上一第一行韭羔在前醢首道鹿醢文之第

醢在前脾折俎二一在籩前一在豆前籩前俎實羊腥七體兩脾兩

皆在春在中豆前俎實豕腥七體其載如羊九俎也籩籩各二在籩豆間籩

在左籩在右籩實以黍稷梁栗在稻前甒釃各三在籩籩後釃居前甒次

之甒實以大羹釃實以黍稷梁栗在稻前甒釃各三在籩籩後釃居前甒次

二一實明水象尊二一實明水山罍二一實清酒為三行第一行犧尊

皆加勺罍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以時

設幅酒爵有胙肉俎各一於尊所設洗於南階東南北向盥洗在

在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設諸執事盥

洗於獻官洗東南北向執尊罍篚者位於尊罍篚者之後行禮祀日

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刻典祀官帥其屬入實饌具畢退就次服

其服升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神位板於座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按

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還出前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執禮帥謁

者贊者贊引入自東門先就壇南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各



就位雅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北武舞立於懸南道

西謂者贊引各引祀官俱就東門外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

祝祝史齋郎協律郎入就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

贊者傳喝九執禮有辭贊者皆傳喝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

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贊引引齋郎詣洗爵位洗爵拭爵訖

置於篚奉詣尊所置於坫上謂者引初獻官贊引引亞獻官終獻官入

就位執禮曰四拜衆官在位者皆四拜先拜者不拜謂者進初獻官之左白

有司近具請行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九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

而後工鼓祝軒架作元安之樂烈文之舞作三成協律郎偃麾曼啟樂止

九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執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執

禮曰行奠幣禮謂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搢笏盥手悅手

不贊贊執笏引詣壇升自南陛登歌作肅安之樂烈文之舞作詣風雲

雷兩神位前北向立謂者贊跪搢笏執禮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

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捧幣九奉授初獻官初

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以次奠于神位前九奉授幣皆在獻官

官之左授爵謂者贊執笏俛伏興引詣山川城隍神位前上香奠幣

真爵准此



並如上儀訖樂止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初獻禮謂者引初獻官升  
自南陞詣風雲雷雨尊所西向立登歌作肅安之樂烈文之舞作執尊  
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謂者引初獻官詣神位前北向  
立贊跪搯笏執事者捧爵以次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  
事者以次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  
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止謂者贊俛伏興再拜樂止引詣山川尊所  
西向立樂作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二人以爵受酒謂者引初獻  
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捧爵以次授初獻官初獻官  
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以次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少退北  
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謂者贊俛伏興  
再拜樂止引詣城隍尊所西向立樂作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  
一人以爵受酒謂者引初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捧  
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  
俛伏興少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謂者  
贊俛伏興再拜樂止引降復位文舞退武舞進軒架作舒安之樂舞  
者立定樂止初初獻官將復位執禮曰行亞獻禮謂者引亞獻官



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搢笏盥手悅手訖贊執笏引詣壇升自東陞詣風雲  
雷雨尊所西向立軒架作壽安之樂昭武之舞作執尊者舉罍酌盞齊  
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謂者引亞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  
執事者捧爵以次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以次奠  
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再拜引詣山川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  
盞齊執事者二人以爵受酒謂者引亞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  
笏執事者捧爵以次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以次奠  
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再拜引詣城隍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  
盞齊執事者一人以爵受酒謂者引亞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  
笏執事者捧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  
前贊執笏俛伏興再拜樂止引降復位初亞獻官獻將畢執禮曰行終  
獻禮謂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禮曰飲福受胙大祝  
詣風雲雷雨尊所以爵酌罍福酒又大祝持俎進減風雲雷雨神位前胙  
肉謂者引初獻官升自南陞詣飲福位北向立贊跪搢笏大祝進初獻  
官之右西向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受爵飲卒爵大祝受虛爵復於坫大  
祝西向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俎以受執事者執事者受俎降自南陞



出門謁者贊執笏俛伏興引降復位執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  
執禮曰徹籩豆大祝進徹籩豆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歌作雍安之樂徹訖樂

止軒架作元安之樂執禮曰四拜衆官在位者皆四拜樂一成止執禮

曰望燎謁者引初獻官詣望燎位南向立執禮帥替者詣望燎位西向

立大祝以篚取風雲雷雨祝版及幣黍稷飯降自西陞至燎所置於燎

柴執禮曰可燎燎半柴執禮曰望瘞謁者引初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

執禮帥贊者詣望瘞位西向立大祝以篚取山川城隍祝版及幣黍稷

飯降自西陞置於坎執禮曰可瘞真土半坎謁者進初獻官之左自禮

畢謁者贊引各引初獻官以下以次出執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監

察以下俱復懸北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

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執禮帥謁者贊引就懸北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

帥其屬藏神位板徹禮饌以降乃退○祈雨儀報祀同唯飲福前一日受胙與正祭同

諸祈官清齋一宿於祈所若事非迫切散齋一日致齋一日典祀官帥其屬掃除壇之

內外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三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風雲雷雨

居中山川居設獻官位於壇下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西

向北上設監察位於執事之南西向書吏陪其後謁者贊者位於東



陞之西西向北上積柴於燎所燎所在神壇丙地設望燎位於燎所之北獻官

在北南向大祝及贊者在東西向北上開瘞坎於壇北壬地方深取足

容物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獻官在南北向大祝贊者在東西向北上

折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時用丑時一刻典祀官帥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

神位之右有陳幣篚於尊所風雲雷雨幣四山幣二城隍幣一設重爐香合並燭於神

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每位冬左一盞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醢簋各一在盞豆

間簋在左盞在右簋實以稻俎在簋盞前實以豕腥爵在俎前風雲雷雨位爵

一各有坊設犧尊二一實明水山罍二一實玄酒皆加勺巽在壇上東

南隅北向西上元尊壘實明水設洗於南陞東北向盥洗在東罍在洗東

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洗爵之篚則設訖典祀官退就次服其

服升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神位版於座前三刻獻官及諸執事各服

其服謁者入自東門先就壇南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謁者引獻

官以下俱就東門外位前一刻謁者引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齊郎入就

壇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謁者引

監察及諸執事各就位齊郎誥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篚捧詣尊所

置於坫上謁者引獻官入就位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謁者進獻官之



左自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者曰行

奠幣禮謂者引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手盥手不贊贊

執笏引詣壇升自南陞詣風雲雷雨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

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

祝捧幣以次授獻官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以次奠于神位前

允奉香授幣皆在獻官之右奠爐奠幣皆在獻官之左授爵奠爵准此謂者贊執笏俛伏與引詣山川城

隍神位前上香奠幣並如上儀訖引降復位小頃贊者曰行酌獻禮謂

者引獻官升自南陞詣風雲雷雨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

者四人以爵受酒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捧爵

以次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以次奠于神位前謂者

贊執笏俛伏與小退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

贊俛伏與再拜引詣山川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二人以

爵受酒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捧爵以次授

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以次奠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俛

伏與小退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俛伏與再

拜引詣城隍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一人以爵受酒謂者



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捧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  
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神  
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俛伏興再拜訖引降復位大祝進徹道  
豆如式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贊者曰望燎謁者引獻官詣望燎位西向  
立大祝以篚取風雲雷雨祝版及幣降自西陛至燎所置於燎柴贊者曰  
可燎燎半柴贊者曰望瘞謁者引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贊者詣望瘞位  
西向立大祝以篚取山川城隍祝版及幣降自西陛置於坎贊者曰可瘞  
實土半坎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者還本位謁者引監  
察及諸執事就壇南拜位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謁者以次引  
出謁者贊者就壇南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帥其屬藏神位版幣禮饌以  
降乃退○丙申受常參御經筵○傳旨兵曹還給趙石岡李伯慶告身仍  
令防戍○丁酉受常參御經筵○肅川都護府使余成烈辭 上引見曰  
勸課農桑本以厚民生也然往往守令過於刻迫故民有怨嘆還上欵散  
不均且有嚴督之弊故民不聊生往盡乃心以恤民生且本道防禦最緊  
軍民之事亦宜懋哉○戊戌幸東郊觀放鷹○己亥受常參御經筵○初  
日城君鄭孝全同知中樞院事許駭知兵曹事鄭宗誠戶曹佐郎朴文規



行司直權希遂司直趙乘副司直趙誠山等 宗廟祭誓戒後會于領敦  
寧權弘之第招妓小枝紅金閨月等飲小枝紅孝全所嘗奸者也瑞山君  
譏亦通焉譏於是日爭奪小枝紅於路誠山乘等阿孝全意以非罪杖金  
閨月小枝紅等有傷司憲府叅其事以啓乃下孝全等義禁府鞠之又令  
宗簿寺劾譏以聞○司憲府啓百官以 宗廟親享聚議政府誓戒領中  
樞院事崔閔德乃以獻官最後到遂使誓戒遲緩殊無大臣執事有恪之  
心請罪之不允○庚子御勤政殿受朝吾郎哈指揮仇里千戶好乙多孫  
等九人吾都里李也叱大等六人隨班獻土物○旨隸金安告金化縣有  
溫井遣知印柳末孫求之不得○辛丑受常參視事御經筵○司憲府啓  
判江界府事崔海山携私妾婢僕赴任虛費公廩又擅率平壤府妓楚宮  
粧遂留不還平壤府遣人督還又不遣還反縛使人杖之及觀察使推鞠  
猶不悔愧妄引舊例不勝憤恨曰江界府陳米苦醬一日難過欲聞罪過  
于朝日望得代其故犯罪責謀欲避危殊無大臣奉職之意請按律抵罪  
上命收奪告身配閩延○工曹啓尚衣院工匠元數四百一名請加六  
十六名以爲定額從之○義禁府鞠鄭孝全許咳鄭宗誠朴文規趙誠山  
趙乘之罪以啓罷孝全職特有宗誠許咳之罪誠山等抵罪有差○壬寅



受常參御經筵○咸吉道都觀察使李叔時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啓曰  
本道賊變多端軍令不可不嚴各官助戰軍或代以幼弱或減軍額或  
過日時乃送若事起倉卒不及應變則悔將何及請自今守令及管軍  
千戶等若有稽緩者勿論功臣族誅除收贖決罪以嚴軍令下議政府  
議之○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以妻病承召來京○癸卯地震○御  
經筵○傳旨禮曹興天寺舍利閣銅網造作時助役僧人五十名聽其  
自願役三十日乃給度牒○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側聞道內公邊各  
官邑城狹窄每年冰合時則各其境內人民盡數入保各營居處接屋  
連簷俱爲草蓋慮恐一家失火雷騰電馳爲患不淺各官城內備火之  
具何以措置乎火之爲災出於不測更加盡心措置○司憲府啓向化  
野人護軍金古乙道介乘醉道遇成均注簿尹士昉以馬鞭鞭之請依  
律杖八十特減二等○甲辰御經筵○乙巳幸東郊觀放鷹○丙午受  
常參○以昭儀金氏爲貴人初上謂都承旨金墩曰昭儀本內資寺  
婢也歲在戊戌予初即位母后選入中宮時年十二歲資性柔嘉事  
兩宮惟謹故中宮每事委任之使養季子性若不謹則中宮何必使養  
所生子乎昭儀生六男二女女皆死男皆存術者之言雖不可信皆云



六男皆壽予於正宮多男昭儀之子不足誇也然生六男皆壽非人爲所及實天使之然也亦昭儀之命貴耳古今宮人世系本無貴賤有以歌兒入宮者有曾經事人而入宮者今昭儀世系雖賤年纔十三入宮一身婦德既正其視良家之女世系雖貴有失婦行者不可同日語矣予欲陞爲嬪或貴人何如墩對曰按歷代史以微賤爲正后則執筆者書曰本自微賤其三夫人以下則不論世系之貴賤矣昭儀有賢德則陞爲貴人何不可之有 上曰申槩若來仕春秋館則爾往議可否以啓墩到春秋館議之申槩之議與墩言同但曰姑陞貴人而漸次陞嬪可也故有是命○以童倉爲嘉善雄武侍衛司上護軍以童而老加茂加威勇將軍虎賁侍衛司護軍初倉來請受職以倉受中朝爵命不敢授今又來請之 上議諸政府六曹議有異同 上曰慎固封疆嚴兵待之可也不宜除授官職以誘之大臣此議誠爲確論予甚嘉之然古昔帝王待夷狄也有經有權漢文之待匈奴是也童倉部落世居本國之境爲我藩籬故 太宗嘗曰此輩不可不撫綏亦不可不備禦也勿許除職雖爲至論然童倉等寓我邊境于今六七年今懷遷徙之心是則非我國待之不誠實此類性本獷悍故也今議者又曰除童倉上



護軍予以爲朝廷雖授童倉指揮之職朝廷豈畏童倉等威勢而然耶誠以慕義而來朝也童倉曾徙居我國邊境朝廷亦已知我國撫恤童倉也童倉今又再來欲受本國之職今雖除職朝廷有何咎焉朝廷若知而問之答以居我境內故授職何如蓋事之機會不可不審若今只除上護軍則倉必不滿於心矣或謂不可以宰相之職授野人然二品以上豈可擬謂之宰相哉居變理輔相之位者乃真宰相也高麗之季乃以樞密以上皆稱宰相甚無謂也予意以謂授童倉嘉善中樞院副使似無妨也會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來啓童倉受職利害上又議于禮曹兵曹僉議以謂倉旣受中朝指揮之職而帶金帶若除上護軍則帶釵花銀帶似不滿於其心若授樞副則二品之職不可輕以遽授乃酌輕重以階嘉善授上護軍所老加茂去年春授宣略將軍今來請受上護軍然三品之官亦不可輕易遽授故但加威勇○宗簿寺啓瑞山君譙旣與姻親爭妓小妓紅又於宗廟臘享誓戒後奸宿娼妓請論如法命只奪告身○傳旨咸吉道觀察使曰今都節制使上京四鎭鏡城甲山及沿邊各官防禦謹慎措置沿邊各官城內窄狹境內人民並皆入保草屋連簷火災可慮况今春月亂風尤爲可畏益加慎火○



丁未御經筵○上護軍童倉護軍童所老加茂來謝除職賜童倉金帶紗帽靴及衣一襲○東宮截胎開基使判中樞院使李順蒙往慶尚道基川○議政府啓臣下公私筵宴禁用油蜜果載在六典側聞各道守令安胎使支持時不遵六典依朝廷使臣迎接例供億過侈弊及於民請自今允諸使臣支持一依六典申明從之○兵曹啓初設內禁衛其數不多近來幾至二百間有不稱其職請選武才特異且有智略者六十人分爲三番輪番入直賜以廩食若遇大小行幸則合番侍衛從之○築慶尚道金海迎日城○戊申御經筵○議政府啓各司奴婢知情容隱者請依續典丁酉年付籍奴婢知情容隱者例論罪從之○己酉親傳朔祭香祝○二月庚戌朔 上親祭于 文昭殿王世子爲亞獻○御經筵○戶曹啓江原道平原居民本八百餘戶近因流亡未滿二百戶貢物不減於舊似不能支請流民復業間限五年減貢物之半且量其所可減者移定他邑從之○議政府啓對馬島倭宗大善以捕魚倭人見殺心懷憤恨使人稍稀若乘風便冒夜鼠竊實爲可慮請令各道沿邊各處一應防禦機械毋或怠忽晝夜候望以備不虞從之○辛亥受常參視事○議政府啓謹按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



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  
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心好學才良行脩者延聘敷遣萃于京師俾朝夕  
相與講明正學以此而觀則賢才之出皆由於學校而學校之興莫先  
於擇任師儒師得其人則蒙養正而風俗美不得其人則蒙養不正而  
風俗不美人才賢否風俗美惡皆係於此然則師儒之任不可不重近  
來儒生專尚製述不事經學而訓詁尚且不明故可爲師表者得之爲  
難部學及外方教官備員者爲多如此而欲望得賢才正風俗難矣哉  
乞令諸曹及臺諫集賢殿藝文春秋成均館不拘守令及箇月衙門悉  
心推訪經明行脩可爲師表者各呈吏曹吏曹與本府一同選擇錄名取  
旨差任作成人才培養風俗如有教誨不怠而諸生樂聚仰慕者則特  
加褒獎不次擢用以責成效今後京中師儒之任不由是選而出者勿差從  
之國家師儒之任率皆寒賤迂儒學問孤寡人皆輕賤之膏梁子弟及  
善事權要者雖經學精明皆飛揚臺閣其視五部教授官蔑如也優  
人指爲教授官戲故縉紳儒士皆恥爲之至是雖重是選然不能革舊  
弊也○議政府啓京中罪囚繫獄致死者鮮少而外方罪囚或臍下浮  
腫或胸腹煩悶在獄致死者相繼豈皆不能救恤之致然必是務急得



情或非法用刑或慘酷拷訊毒入臟腑浮腫而死明矣謹稽古制前漢  
刑法志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唐律疏議令決笞者臀腿分受決杖者  
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背腿分受者聽大明律獄具  
圖訊杖大頭經四分五里長二尺五寸以荆木為之其犯重罪賊證明  
白不承者明立文案依法拷訊臀腿分受近年本朝掌刑官吏拷訊  
時下杖處當膝下臙肋等處夫背雖唐律所載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  
見人之五臟皆近於背遂詔罪人毋得鞭背大明律亦不載焉臙錄刑  
典大小人負毋得鞭背然則鞭背古今所禁且臙肋拷訊既無所據而  
臀及臙肋本朝前此所未施行義禁府拷訊時束縛側卧腿脛橫打  
若過傷則~~難~~卧行杖其法行之已久宜令圖畫其狀分給各司各道一體  
施行庶合事宜且續刑典京外官吏如有違法濫刑者京中憲府外方監  
司許~~公~~犯罪人親屬陳告依律論罪臙錄刑典京外罪囚訊問勿使  
使令高聲~~唱~~喝左右分立互相行杖宣德十年十月傳教九罪囚~~掉~~髮  
曳之縱橫困苦之甚倍於笞杖因傷殞命者間或有之今後痛禁決罰  
之法纖悉無遺掌刑官吏視為文具誠為未便上項六典及傳旨申明  
舉行嚴加考察罪囚或以手執兩耳緊引致傷或兩髮毛髮裂木



挾引皮浮皆裂訊杖三十度猶爲不足因以杖端衝其傷處刻深侵虐者或有之請一皆痛禁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凡中外之獄築高臺作涼獄三楹於其上門壁皆用厚板外壁置隙穴使通風氣又作男獄四楹女獄二楹各分爲輕重獄並皆鋪板簷外四面設遮陽令囚徒當熱時隨宜坐卧夜則還入獄鎖鑰又作溫獄其男女輕重獄楹數與涼獄同皆築土壁其外四面植椶木五行待其茂盛作門開閉未茂盛之前姑設鹿角如平安咸吉道則土性不宜椶木植其雜棘木其兩獄相距及四面墻垣相距廣狹隨地之宜要使囚徒不得踰越以此圖其形制頒諸各道使觀察使按圖量宜漸次造築從之初 上慮中外罪囚掌刑官吏失於救護以致殞命下教議政府議築獄恤囚之策政府擬議以啓 上從其議至是立此法○司憲卞啓興德縣監金億之畜娼妓碧玉于其家又帶去任所家道不正舍人趙瑞安私通碧玉請論如法 上皆宥之○壬子慶尚道大丘永川慶山義興仁同等郡縣地震○受常參御經筵○安胎使判中樞院事安純奉東宮胎往慶尚道基川○傳旨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去丁巳年乃以守禦之策傳旨于本道令公邊守令張榜常看今遵行與否嚴加考察更宜申明檢舉○



遣都承旨金墩于前議政盧閑第訪問 太宗佐命定杜時事時閑丁  
母憂故就問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凡于刑獄急速文牒付各道觀  
察使節制使伴人乘傳到京者傳送已有其例而兵曹吏輩以一時人  
情不參驗本曹帖字乃給鋪馬故不得已以懸鈴挾板傳送非徒稽緩  
或有遺失者因此獄囚雖情理最輕終受笞杖者久繫牢獄或致殞命  
自今獄囚決罪移牒外方者並付公差乘傳人若無公差者則以五懸  
鈴急速轉送各道觀察使考其程途遠近若稽緩傳送者則依律抵  
罪且兵曹吏輩不考帖字給馬者亦依律罪之從之○癸丑幸東郊觀  
放鷹○慶尚道右道都節制使馳報兵曹曰宗彥七所送井大郎來言  
對馬島賊萬戶六郎次郎三末三甫羅汝每時羅一歧州賊萬戶都仇  
羅等以船二十艘謀入寇中原宗貞盛禁之宗茂直宗大善等懇請貞  
盛貞盛許之將於二三月間待風便入寇五六月間乃還其計已定宗  
大善素有宿嫌於貴國道過全羅道或犯邊境不可不備○戶曹據全  
羅道觀察使報啓請於新設順天鎮造防牌以嚴軍威從之○對馬州  
宗彥七遣人獻土宜仍請糧賜米三十石黃豆三十石○甲寅受常參  
御經筵○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右議政許禔都承旨金墩修璿源



類附錄以進上賜綢線段衣一領○賜董倉王環子○乙卯御勤政殿受朝婆猪江指揮童搭赤等八人都指揮李將家子指揮李豆滿等八人隨班進土物○司憲府上疏曰正風俗明賞罰爲國之大本致治之要務也風俗正則世道升風俗不正則世道降其轉移之機只在於明賞罰而已近者日城君鄭孝全與譏以相避之親忘義縱欲相奸娼妓俾晝作夜恣行不忌以至爭奪於大途之上雖閭巷無恥之徒尚不忍爲會謂宗親駙馬有如是之醜乎汚染風俗敗毀綱常莫此爲甚况茲譏以微服徒行間於奴隸與人爭奪所著之巾遂至被奪以宗室之尊反見辱於常僕其狂悖之狀淫穢之行何其至也見之者莫不痛憤聞之者莫不驚駭宜置於法以清汚俗 殿下特垂寬仁只收譏職牒罷孝全職事臣等竊復惟念譏與孝全偏蒙 上德富貴已極席寵恃恩志驕氣盈日以耽色爲事若不擯斥于外安然在筵肥甘之養輕煖之奉車馬僕從無減於昔日則彼將自謂雖犯罪惡無損於予淫奢何害禮義何爲驕橫日滋終不悔悟矣是則非徒有乖於自新之路亦有虧於勵俗之道矣伏望 殿下思世道升降之機念習俗浮薄之由將譏與孝全竄逐於外使之自艾以嚴勸懲以正風俗治道幸甚 上命奪孝



全告身貶護于京畿臨津縣○禮曹啓典廡署一年所需 宗廟祭黑  
犢牛五頭 永寧殿祭黑犢牛二頭社稷祭黑大牛三頭文宣王釋奠  
祭黃大牛二頭 文昭殿別祭黃犢牛二頭每於春秋點牛別監選擇  
以送今革點牛別監請以水原府弘原申陽城縣槐台吉申所放里  
牛依數揀送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日本國王使人及管領武衛  
使人則不問宗貞盛文引有無許納其餘使人考其宗貞盛文引有無  
接之且如曾所通信而親來者及誠心歸順如井大郎者又如大內殿  
菊池殿皆非貞盛所處分者也其所使之人則雖無貞盛文引慶尚道  
觀察使毋得還送馳報待決施行從之○命漢城府刊行檢屍狀式又  
傳旨各道觀察使及濟州安撫使刊板模印頒諸道內各官○議政府  
啓都城內未造家者頗多京畿江原道松木所伐勿禁之法載在續典  
膳錄若他道則雖枯槁及風落松木毋令擅自斫伐犯者及不考覈守  
令並依律抵罪從之○丙辰受常參○御經筵講通鑑至漢昭帝賑貸  
貧民 上曰義倉斂散實切於民不可不謹故每於守令拜辭之時必以  
此勸勉之我國收稅之法已輕矣然古之帝王但賑貧民而我國則民  
皆受糶以資生業國家廩廩所儲民尚艱食未有富饒之民其故何哉



倭人嘗稱羨曰我等恨不生於朝鮮不得受糶以爲農業夫義倉之設仁心之大端不可廢也然徵納之際鞭撻甚慘其弊多端守令若擇貧民而給之可也然其擇之也固難寡人無政事之才不知何以處之蔡贊官許詡對曰我國租稅雖輕土地瘠薄所出無幾又以事大交隣收之於民者頗多且因徭役贏糧又煩無有富饒之民 上又曰近來迂濶之輩屢請停築城然城堡之役不可停也當國家閑暇之時築城守備固其宜也 上又曰人君若尚祥瑞則祥瑞數出肆予不尚之矣又謂詡曰近者有人欲貸父罪者多矣古者帝王若有如此人則必惻然而特舉異議以斷之者有矣今以禁物互市於異國之人當置極刑然父子皆連累而其子欲當其罪以免其父義禁府推讞雖當然父子相爲容隱故未得一處驗問不無疑焉予以好生之心欲免其死爾其深思以啓○刑曹啓強盜雪羨姜柚子覺心朴莫同請依律處斬從之○刑曹啓金九貴生等擅入茂陵島以居請依律處絞從之○丁巳御經筵○親傳社稷祭香祝○己未平安道觀察使啓今年入朝使臣絡繹本道迎送人馬俱困故道內沿邊鎮戍量遠近險夷或分六番或分五番或分四番夏則循環徃戍冬則令秣馬休息及當冰合入保時以本



邑軍馬及南道當下番甲士充補甲士京外防牌火炮軍分番戍守已  
會啓聞然今年二月有閏若轉相防戍則閏月立番軍馬或隔五月或  
隔四三月還往防戍險阻遐路頻數往還困弊爲甚將來可慮請八九  
月赴防馬兵二千六百九十步兵二千二百二十四人以本道旁近黃  
海道軍馬代戍以休民力以實防禦下兵曹議之兵曹啓曰八朝使臣  
雖多然已曾往還累月休息且前此雖有閏月皆以當道軍馬防戍今  
年雖有閏月未聞聲息調發黃海道兵馬往戍遠境實爲未便請依舊  
例以本道軍馬推移防戍從之○辛酉日暈○夜鶴鷗鳴于景福宮行  
解恠祭○以裴桓爲刑曹參議趙瑞康工曹參議○議政府據兵曹呈  
啓兵書尉繚子兵令云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  
皆赦然則當敵相戰危急之際人人自知救死不贍尚且同伍戰死而不  
得屍則奪其功得其屍則罪皆赦此古人所以不謂危急而棄禮不謂  
已死而棄屍重人命也且我朝續兵典物故軍人致賻復戶條水陸  
戰亡者致賻則米豆優給復戶則限五年此國家待士卒之至意也致  
賻復戶尚且如此安有棄屍不葬乎然近來邊將或有門庭之寇越  
境追逐儻有我卒戰死同伍或不救屍而還者或見屍而棄者有違國家



待士卒之厚意請自今士卒若有出境而戰死者病死者並須得屍輿還葬之如或見屍棄之不求屍而還者自其同隊小牌牌頭至于主將以此論罪永爲恒式以戒後來以副國家重士卒之美意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大明律名例云婦人犯罪免刺又竊盜條云初犯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上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又云若軍人爲盜雖免刺字三犯處絞以此觀之婦人免刺字與軍人同而無三犯處絞之文然則婦人雖三犯竊盜不與男丁例論近來婦人三犯者官吏未曉律意乃以死罪例論移牒本曹久滯於獄實爲未便請自今婦人三犯者並令計賊科罪以爲恒式曉諭中外從之○京畿敬差官司宰副正李師孟啓各官溫井可疑處隨其解永輒掘鑿試之但富平人吏隱諱溫井者雖入居四鎮其後又無論罪之法殊無畏懼之意自以爲固諱永無勞擾之弊竊念下三道無罪人吏亦且連年入居此邑人吏不畏上命故犯橫逆之罪嘗用重典土豪人吏雖刷入居亦無傷也留鄉品官土姓品官一邑之事可能易知然無論罪之法匿不以告且年老居民必有見聞恃其老不加刑雖諄諄開諭亦不之告請依人吏例定限推訪過限不告者徒諸他鄉若有盡心開諭能使現



告者並令褒賞遂傳旨師孟曰如今農事將與其始掘鑿者務停爲限  
隨宜畢掘所在各官能尋訪溫井以告者一依已曾傳教賞之如有隱  
諱不告而後有敗露者重論其罪宜曉諭各官○議政府啓并大郎來  
言倭人將入寇中原又賊萬戶仇羅時羅亦與尹仁紹言之此賊道過  
我境鼠竊可慮請移文慶尙全羅忠清京畿黃海平安等道使之嚴器  
械謹候望若有倭變須急徵下番船軍合番應變從之○壬戌受常參  
視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陸地各牧場之馬牧子等不能監守以致  
牧故損傷者多矣皆稱病死更不覈實未便自今濟州及水路險阻無  
牧子牧場外監牧官所常巡行各牧場內死傷之馬監牧官須即親到  
備細覈實每月季開具其數傳報兵曹移文司僕寺更加考覈其死傷  
過多者具辭以啓更移文推劾其不用心事迹現著牧子依分養國馬  
故失守令例計數徵馬監牧官不能檢點者亦依律論罪且近年以來  
牧馬病名預分難治可治故各場牧子牧馬軍等雖可治之病怠於救  
護多致物故謀欲免徵妄稱難治之病監牧官亦不親自覈實奸詐漸  
生其弊不少自今各場馬勿令預定難治可治之病若有物故使監牧官  
覈實籍記遣司僕寺官吏據元放馬數考其牧養勤怠物故最多者量



宜徵之以懲姦詐其監牧官但常時巡行而已暑雨風寒時救護牧養之法略不預先措置多致物故請自今每當歲終考其元放之數於三分死一分者依律抵罪未滿一分者勿罪從之○刑曹啓咸吉道北青居女琴瑟與奸夫鄭仁中殺本夫及姑與女子請並依律凌遲處死從之○兵曹啓內禁衛常時侍衛勿令著甲只佩環刀大朝會則並令著白鐵甲殿內各十人左右分立其餘則分立於月臺東西從之○癸亥親傳望祭香祝○辛酉郊觀放鷹○全羅道觀察使移牒兵曹曰玉果縣戶長趙豆彥以咸吉道鄉戶人居憚於遠徙自經而死夫咸吉道土田沃饒固非死地也且聽其自願令帶父母妻子及族親以去又特免鄉役以慰懷土之情國家息眷至重固當遷徙如歸樂生與事以報國恩也今豆彥如就死地以至自縊惡逆莫甚置而勿論則後來殘忍輕死之徒繼踵而起請將豆彥妻子定爲驛吏以懲惡逆以戒後來兵曹啓曰雖自經而死非妻子教之致之於死定妻子於驛吏實爲未便請以其長子趙美代豆彥并母及同產入送從之○甲子受常祭○御經筵上謂侍講官安止等曰設義倉甚善政也然我國不善行之者民數流移而無定居故也止對曰我國民皆貧久而艱食者以其徭賦浩



繁且民無恒心浮費頗多也又僧徒日衆不耕而食一州一縣之內設道場所費米穀無慮數千餘石矣上曰儒者必以僧徒奪民之食爲言然自開闢以來善惡並立不能頓絕古昔帝王亦不能盡革其弊如我寡德亦安能盡汰乎當今救民之策不過薄稅歛而已止又啓曰安東風俗勤儉有唐之風可使他道人民效之上曰安東風俗誠勤儉而醇美也○謝恩使從事官金何回自京師進珊瑚綵帛書冊寶貼等物○議政府據咸古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啓本啓續典謄錄云講武及大閱犯軍令者雖功臣子孫隨即直絀所以嚴軍令也如今北方防禦最緊倘遇及期應變時則一依六典施行從之○乙丑月食○初前吏曹判書朴信上言我國家新白丁無處無之殺牛代耕遊手而食故自開國以來屢降條令禁殺牛使耕稼而食然其俗以農爲苦乃曰農本不爲之事豈易學之其殺牛如前無有悔改無利於國家有害於生民甚矣自今限十年以新白丁農事實不實爲殿最則守令皆盡心勸課終必有成效矣下政府議之政府啓曰此言甚合事宜歷考條章新白丁計口給田賜鄉錄籍與平民雜處相爲婚嫁假托丐乞成群爲盜者並奪其馬勒令賣之以絕爲賊之計其爲立法纖悉無遺各官守令不體



深意皆未能奉行請自今守今不能奉行者依律抵罪亦依上言考其  
自丁安業務農與否以憑殿最從之○春川人李格父歿其母金氏貧  
窮格賣衣以供甘旨每當俗節設盛饌以壽母一日金獨入土宇失火烟焰  
甚熾金頭髮焦爛格冒火而入解衣裹母以出鄉人稱歎以爲孝子○  
丙寅上御思政殿宴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仍賜鞍馬○童倉等言  
於禮曹曰我輩室廬在草野深慮賊徒突入且我輩與會寧人并耕而  
食若會寧人奪我舊田後雖與爭亦無及矣乞速遣還又曰我父兄盡  
爲賊所殺小人特厚蒙 上德心欲侍衛輦轂然以一身侍衛豈若多  
率管下守禦邊方乎若於節制使之營旁近築室以賜當與管下親屬  
來居防戍矣禮曹具辭以啓○丁卯知碧潼郡事李元孫辭 上引見  
曰本郡隣於野人守禦甚難徃盡乃心以副予意仍賜弓矢○戊辰慶尚  
道知禮縣地震○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辭命兵曹判書皇甫仁參  
判率引孫都承旨金墩與宗瑞同議邊務日中乃罷○童倉及所老加  
茂等辭還○義禁府啓知茂珍郡事梁岐盜監臨錢穀入已贓十五貫  
二百三十九文與他贓一百三十七貫九百七文請依律處斬 上特  
減一等決杖一百刺字流于東萊鎮○已巳 上不豫○傳旨吏曹咸



吉道非徒防戍亦應接野人各官守令不可不擇自今以吏武身言兼  
備可爲應變人差遣蓋從金宗瑞請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初置承  
文院吏文生徒者欲令肄習吏文將管事大文書也率皆怠於習業多  
方謀避者是無他無勸懲之致然也請自今父母及身病最多者年終  
通計當受職者不叙前銜則移文攸司治罪從之○傳旨慶尚道觀察  
使倭鐵工加智沙也文并其妻子乘驛上送○庚午 上不豫○謝恩  
使海平君尹延命回自京師○傳旨咸吉平安道觀察使今後平安咸  
吉道公邊各官入居人富實間各官守令褒貶與都節制使同議以啓  
○議政府啓續刑典云朱文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  
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然後聽其曲直  
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陵尊雖直不右其不直罪加凡人之坐高麗緣  
此義民有陵犯守令者共斥逐之至瀦其宅而後已近年全羅道茂  
珍人盧興俊平安道江東人郭萬興皆以部民陵犯守令破家黜鄉已有  
成規請自今陵辱監司守令敗壞綱常者一依高麗故事申明舉行從  
之○趙瑞康啓曰富平縣居私奴於里宗等言本縣南村尊池邊西南  
有溫井請令尋訪即傳旨敬差官李師孟使尋之竟不得○辛未上



不豫○議政府啓曰丙辰年大饑後連歲不稔民食不裕糜費可慮請  
會歡迎錢一皆禁斷從之○壬申 上不豫○正朝使中樞院副使李  
明德管押使戶曹叅議高得宗回自京師○司憲府上疏曰欺罔人臣  
之大罪賞罰國家之大柄苟欺罔不懲賞罰不明則爲善者何所勸爲  
惡者何所憚乎上護軍李韞歲在丁巳黃綠其兄得叅征討之役曾無獻  
誠之功反懷蒙賞之計自叙其績以成手本勒令牌頭李思榮著名陰  
誘知印朴得鄰誣證傳報其兄濫受爵賞其欺天罔上莫此爲甚天道昭  
然終以敗露命下義禁府義禁府推覈以聞罪至杖一百 殿下特垂  
仁恩不置於法臣等心竊憾焉夫廉恥正直人臣之大節苟爲臣而無  
此節則當治其罪以勵臣節豈可輕受爵命齒於朝著乎韞嘗爲繕工  
監正欲代納連山貢木收價取利事覺服辜乃士林所鄙是亦足以懲  
矣今又倚兄之勢欺誑朝廷遽取大官恬不爲愧其不廉不直之惡章  
章明甚真無狀小人之尤者也雖有跋涉之勞焉能贖我都節制使李  
藏以將相大臣專任一方率師討罪以揚天威宜當仰體 聖意展布  
公道第其功之上下明示賞罰激勵士卒以副 殿下委任之重又於  
返旆之日軍人金呂彦金好知巨麼大等爭功于前韞又從而爭之藏



乃辨之曰實是巨麼大之功則是非不知功之有無矣及軍功等第之時任情增減賞罰失中其誣上行私蔑以加矣此而優容不辨之於早臣等竊恐僥倖冒濫之輩繼踵而起將不勝制矣伏望 殿下廓揮剛斷特降俞音將李韞依律施行又將李蕘命下彼司鞫問情由明置於法以杜欺罔之漸以絕冒濫之風不允○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國學生常養二百人去丁巳年因歲凶省經費只養一百人寄齊不許赴學其後生負進士寄齊等常不滿百人國學虛踈請又加寄齊五十人從之○乙亥御勤政殿受朝○丙子受常參視事○丁丑受常參○戊寅親傳朔祭香祝○幸西郊觀放鷹○閏二月己卯朔御勤政殿受王世子及群臣朝東良北吾郎哈都事劉甫乙者等七人指揮事金吾問主等六人婆猪江李滿住所遣所羅哥等四人並隨班辭賜衣服笠靴紬布絲布有差○御經筵○上謂承政院曰劉甫乙者云今來所羅哥妻於丁巳年被擒請遣還今宜答云癸丑年征討滿住時所獲人口頭畜我 殿下保全首領曲加館穀厥後悉皆遣還彼滿住尚不知感侵掠如舊其罪惡不可勝記故邊將憤怒致討然滿住盡誠歸順則其所願欲我國必聽矣滿住不順而汝雖懇請事何由成且此事不干於汝勿更言以



此答之何如遂議諸政府令北平館監護官傳諭於劉甫乙者○以韓承舜僉知中樞院事丁艮濟州都安撫使○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大明律越訴條云若迎車駕申訴而不實者杖一百得實者免罪續刑典云九欲告政治得失民生休戚者擊申聞鼓欲告冤抑未伸者京中則呈主掌各司外方則呈守令監司不爲究治具告憲司亦不究治乃來擊鼓今無識之徒當行幸之時或有突入駕前申訴者恐或驚動大駕請自今呈駕前者勿問是非皆不受理以違令論罪從之○三軍鎮撫所啓一九千軍士兵曹出令鎮撫檢點兵卒已有其法今兵曹九軍士給暇時但移文三軍而已所則專不知會故軍士等或受由過限或過限還仕考覈無據以致陵夷請自今軍士給暇之時并知會本所一軍士等每當春秋講武之時謀避扈從托父母病請于其官守令移牒受由者頗多請自今講武時受由者暗行檢覈虛稱病狀者并罪守令一內禁別侍衛使愚惑書負聽令或致遺忘不能備悉布告或不及侍衛者頗多軍令陵夷侍衛虛踈請自今番內軍官依甲士例親自聽令一郎廳鎮撫兵曹直斷論罪未便請自今郎廳鎮撫如有犯軍令者兵曹啓聞下義禁府論罪下兵曹議之○司憲府啓工曹判書成抑昵愛賤妾衣裳僕從無



異正妻紊亂名分請罪之不允○庚辰受常參視事御經筵○議政府  
據吏曹呈啓文武一品之妻依續六典以貞淑夫人封爵今更參考與貞  
淑王后廟諱相同實爲未便請自今一品正妻爵號改稱貞敬夫人已封  
者亦追改從之○初通禮門奉禮郎梅佑上言曰臣父原渚早歿且家  
無文籍大父君瑞自中原出來根由未得詳知然臣大父始仕高麗官  
至行省提控臣父亦仕我 太宗朝偏蒙聖恩官至嘉善義州牧使臣  
又蒙聖恩名在仕版有大父至臣今已三世矣而本貫則尚稱中原深  
以爲悶伏望賜籍一鄉以遂孤臣之願下吏曹吏曹啓曰古昔帝王殊  
方異俗之人仰慕而來或賜姓或賜氏以示懷綏之義在我東方高麗  
之時判三司事僕長壽之父遜自元朝出來賜鄉慶州尚山君李敏道  
亦自元出來及我 太宗賜鄉慶州今梅佑之祖君瑞始來而父原渚  
廉謹從仕官至牧使至于梅佑二代服勤本朝請依舊例賜鄉從之遂賜  
鄉忠州○辛巳幸東郊觀放鷹○司憲府啓前永興都護府使柳承淵  
三爲守令皆托故不赴請依律杖一百罷職不叙從之○壬午受常參  
御經筵○濟州都安撫使韓承舜啓曰議政府受教以本州昇平日以  
備禦之策或有踈虞令臣謹烽火候望整軍防戍且倭船依泊要害處



及備禦條件訪諸古老措置以啓謹將備禦條件以聞一道內軍人屯  
戍之處則本州東則金寧朝天館西則都近川涯月明月大靜縣西則  
遮歸東則東海旌義縣西則西歸東則水山等處並是倭寇泊船要害  
之處前此皆置防禦所金寧所軍人馬步兵並一百五十三名朝天館  
所軍人馬步兵并一百三名州邑城內守禦所左右所燾所並馬步兵  
一千三百二十九名都近川所軍人馬步兵並一百四十四名涯月所  
軍人馬步兵并一百四十四名明月所軍人馬步兵並一百九十二名  
遮歸所軍人馬步兵并七十五名大靜縣守城三所軍人馬步兵并四  
百七名東海所軍人馬步兵并五十六名西歸所軍人馬步兵并一百  
二十四名旌義縣守城三所軍人馬步兵并四百八十三名水山所軍  
人馬步兵并一百七十五名並分番防戍右防護所外倭船泊可畏  
處自金寧至朝天館相距十八餘里內三處自朝天館至州邑城相距  
三十餘里內七處自東海至西歸二十餘里內三處自西歸至旌義相  
距六十餘里內三處自水山至金寧相距四十餘里內五處公私奴隸  
及各所屬正軍奉足等雜色軍人隨其多少每一處或五六十名或一  
百餘名分定更番守禦為便一烽火候望則自州東金寧至州西板浦



十處自大靜縣西遮歸至東居玉五處自旌義縣西至北只末山七處  
每一烽火分定五人又築烟臺高廣各十八使候望人持兵器及旗角  
而上如有賊變舉烽火吹角轉相報曉寇若下陸則以陸軍擊之又以水  
軍火攻臨機觀勢追捕寇賊實爲良策以公私小船五六艘作爲一隊  
每一艘棹卒四人蒿工一人射官二人又置監戰者以金鼓旗角火筒  
火砲助戰一詢諸古老皆云旌義縣東牛峯大靜縣西竹島自古倭船  
隱泊最爲要害之地右牛島隣近火山竹島隣近西歸防護所並無城  
郭儻倭賊犯夜突入則軍士無所依據應敵勢難請量宜築城以應敵  
變一倭賊制禦之術莫如馬兵本州無站驛若有使客及軍機緊急事  
視其田之多少出馬有差以騎之軍士之馬因此勞弊以致馬兵不實  
將來可慮請於牧官及旌義大靜皆置站驛勿論人吏良民一年相逆  
輪次立番以實馬兵從之○司憲府啓文茲疎薄正妻昵愛婢妾且  
其妾盜隣家布縫裙以與茲茲公然穿著家道不正不可不懲請依律  
文決杖九十以功臣之裔只收職牒○癸未御經筵○初幼學吳世卿  
上書陳弊下議政府議之政府議啓曰一上書內未覈審檢之吏但看箇  
之茂盛或稱上等或稱中等已報於國及至損實之時雖至下等



乃曰已報於國不可改也請自今須於禾穀已實之後霜露未降之前  
審視臣等謂外方禾穀之狀不可不知八月望時審視傳報以爲恆式  
一上書內各道京中各司所納貢物極爲精察而皆以不善退之必得  
京中之物然後納於諸司故各司典隸射利之徒爭先代納倍蓰其價  
請自今凡各道貢物令守令緘封納於各司若實濫惡則移牒監司併  
爲黜陟臣等謂請依上書守令緘封上送令所納司驗其封收納如其  
不用之物依續曲貢物收納之法申明舉行一上書內今銀口魚才及  
數寸始得捕之故各官守令使人監禁川流或奔馳他境左右取之故  
至秋月成物之時銀口魚鮮少空築魚梁之勞請自今當其春夏公私  
毋得捕捉至秋物實之時始捕臣等謂進上小銀口魚外依上書非時  
捕和禁止一上書內今外方院館皆傾圮虛踈院主不爲修補以致盜  
賊之患請自今責其院主修理如有虛踈其院主坐以盜賊之罪決論  
三班首吏次論守令臣等謂院館修補考察之法備在六典如有賊患  
院主知情與否推考施行從之○傳旨吏曹今後內禁衛及司僕寺官  
員勿差外任如不得已用於兩界則取旨施行○甲申咸吉道文川郡  
地震○乙酉受常參視事御經筵○平安道觀察使報戶曹義州入居



人氏請依壬子年例限三年免稅戶曹啓限初年免稅為便平安咸吉  
 道公邊各官入居人及流移復業者亦依此例從之○兵曹啓防牌無  
 役時則令出番者隸習杖劍有役時則每軍抽十人十日相遞更迭傳  
 習已有教旨若不平時隸習儻有緩急將為無用請自今一依教旨施  
 行從之○築平安道閭延府上無路石堡周回一千二百尺高十五尺  
 弓家二百七○築忠清道沔川城○刑曹啓平山囚私奴無金穀人塚  
 請處絞從之○丙戌幸東郊觀放鷹○丁亥受常參御經筵○戶曹啓  
 黃海道黃州所儲一年再熟黍種四石請分種子道內各官膏腴之地  
 從之○戊子受常參○司憲掌令李師元辭職曰臣性本昏愚且無口  
 才濫受風憲之任今許良誤決移送他司六典所載且是常行通例臣  
 口訥未得分曉聽知安然就職不孚物議請免臣職不允○己丑御勤  
 政殿受朝○司憲持平鄭孝康啓各道分遣行臺已有定議第今推刷  
 敬差之行各官不無騷擾之弊遠道行臺姑令停之京畿左右道春秋  
 行臺已曾立法須令左右道行臺兼巡忠州金遷江牙山貢稅串沔川  
 伐斤乃平澤吾未申驪興仰巖等處察收稅得失從之○議政府據兵  
 曹呈啓咸吉道流移者良人娶公私婢子為妻良女嫁公私賤口為夫者



頗多良賤相婚之禁載在令甲今不畏朝令公然相婚甚為不可請皆  
離異入送從之○庚寅受常參視事御經筵○禮曹啓平安道每於春  
秋都會聚道内生徒二十人試才勸學今年本道各官所儲米穀數少  
防戍軍士糧餉頗多請停今年春等都會從之○刑曹啓尚州囚私奴  
其金殺一家五人請依律凌遲處死從之○辛卯日暈○受常參○御  
經筵講至漢明帝紀曰明帝孝於親而允所施為可謂善矣然頗傷苛  
刻刑殺過重大明太祖皇帝亦好殺不已至于 太宗皇帝刑殺慘  
酷一歲之內殺宮人幾至數千予聞之惻然矣參贊官許詡對曰刑罰爵  
賞始雖謹慎終必易濫矣○親傳寒食祭香祝○知中樞院事成遷生  
前中樞院使曹備衡知中樞院事李中至上言臣等累年出鎮于外各  
畜官妓于營中生子依甲午年教旨從良畜養于家今刑曹據丁巳年  
受教並收良案還錄賤案督令從役乞依 太宗成憲復許為良不爾  
則願以奴婢贖身命刑曹並令贖身○壬辰幸慕華館觀擊毬騎射遂  
幸西郊觀放鷹○癸巳受常參銜經筵○初平安道朔州邠人百餘上  
言曰本郡以防禦要衝置鎮陞為都護府今移鎮昌城郡陞為都護府  
降本州為知郡本郡石城完固且人心鎮定宜為聲援請復陞為都護



府下吏曹吏曹啓曰可依上言復舊號從之○宗茂直所遣仇羅沙也  
文等無宗貞盛文引而來令下議政府禮曹議京中上送便否領議政黃  
喜右議政許稠右贊成李孟昉禮曹參議尹炯等議曰仇羅沙也文等  
雖無宗貞盛文引茂直宗大善弟也大善曾有宿怨於我國怒猶未解  
今又不納其使則益生其怨請從權宜許上京爲便左贊成申槩議曰  
今納茂直使則非徒有違於貞盛約束自此諸處倭人皆以此籍口不  
受貞盛文引而來弊復如前不納還送爲便 上從喜等議○傳旨忠  
清道觀察使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妻令居公州久患疾病魚肉之  
類勿論多少連續惠養○兵曹據司僕寺呈啓濟州牧場之馬自己  
酉年至癸丑年實數一萬餘匹至甲寅年物故者二千三百餘匹其後  
又刷出有各體小馬三千餘匹因此不滿萬數蕃息不多又無逸足是必  
馬政未盡或壯馬不實也其可行條件移文濟州各官備細訪問以啓  
從之○以田興爲中樞院使○甲午御經筵○乙未受常參視事○集  
賢殿啓曰大明律收糧違限條允收夏稅於五月十五日開倉七月終  
齊足秋糧十月初一日開倉十二月終齊足如早收去處預先收受者  
不拘此律若夏稅違限至八月終秋糧違限至次年正月終不足者其



提調部糧官吏與分催里長欠糧人戶各以十分爲率一分不足者杖六十每一分加一等罪至杖一百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若違限一年之上不足者入戶里長杖一百遷徙提調部官吏典處絞唐律疏議云諸部內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答四十一分加一等州縣皆以長官爲首佐職以下節級連坐疏議曰輸課稅之物謂租調及庸地租雜稅之類物有頭數輸有期限而違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答四十假有當里之內徵百石物十斛不充者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州縣各以部內分數不充科罪准此臣等據此參詳二律輕重雖殊皆以十分爲率科斷假如以監司爲提調則計本道所納課稅十分爲率一分不足杖六十州縣則計其本州縣所納課稅十分爲率一分不足如上論分催里長則計所掌一里課稅十分爲率如上論欠糧人戶則計其戶所納課稅亦依上論若監司本道課稅全違期至一年之上未充州縣所部課稅全違期至一年之上未充里長糧戶全違期至一年之上未充如律論然以大明律例分字義考之此條雖枚舉提調以下官吏無皆各二字竊意監司當與首領官營吏迤減科斷守令與吏迤減科斷下刑曹○丙申彗星見○兵曹報議



政府曰忠清道青陽縣人副司正魏忠良捕強盜請依受教賞功其同  
力捕捉者依捉虎人叙用例分等賞功以勸後人議政府啓曰虎則處  
處興行捉虎甲士以爲已任其捕捉不難故以所捕多少分等賞功若  
強盜則陰相結黨乘夜作惡罕能捕獲儻被捕捉其未捕餘黨必欲報  
復有害於人甚於惡虎捕捉之功又難於捉虎今以捕盜者依捉虎者  
立法未便竊考軍功論賞之法一等有無職勿論超三資叙用二等有  
無職勿論超二資叙用三等有無職勿論超資叙用請捕強盜者亦倣  
此例無職者賞職元有職者升品叙用不堪從仕者官給緜布五十匹  
仍將犯人家產充賞因此得捕同黨者多則賞職者每五名加一資賞  
布者加十匹從之○傳旨京畿觀察使富平溫井尋訪一依知縣事李  
師孟賚去事目施行廣州永平等他邑溫井亦聽師孟之言使師孟尋  
訪其事目一有取旨事則無時上京直啓一有不得已及時事則直啓  
鋪馬一衆證明白而尚不承招者拷訊一溫水出則陞其官猶免其徭  
役優給奴婢一品官吏民有能訪問者並加褒賞一人吏中擇其族屬  
強盛者定爲三班首吏更推溫水在處猶不盡心見聞者四鎮入送一累  
次過限不告則革其官猶人吏分屬他道各官一留鄉品官土姓品官



及年老累代居民亦依人吏例定限推訪過限不告官者亦徙諸他鄉  
○丁酉日珥彗星見○上講武于江原道鐵原等處駕至楊州藪堂放白  
鷹京畿觀察使黃致身經歷尹處恭江原道程驛察訪宋重孫揚州府  
使李伯常等具朝服迎謁○晝停于楊州東亭子遂獵檜巖寺主山東  
駕過檜巖寺寺僧坦珠等獻詩請米賜米豆各二十石○遂次于揚州  
楓川○金羅道茂長縣成吉道文川郡地震○戊戌晝停于連川松節  
院獵鐵原仇耳洞山還次于松節院江原道觀察使俞孝通咸吉道  
觀察使李叔時黃海道觀察使柳季聞等各進物膳○己亥晝停于  
鐵原權化院北川邊江原道觀察使俞孝通經歷薛緯鐵原府使李克  
文迎謁○獵于鐵原加乙麼嶺又獵金歧伊衆獸趨下令諸大君宗親馳  
射有控虎甲士將刺豹忽為豹所攫賴救不死而遂獲其豹 上命醫  
急救終不死○遂次于鐵原馬山○江原道觀察使俞孝通進方物○  
中宮使內官裴萱問安○傳旨兵曹有緊急事則毋馳啓行在所承中  
宮之命施行○頒賜所獲鹿于宗親駙馬三軍將帥及領中樞院事  
崔閔德○庚子獵鐵原反浦平又獵飛出只平晝停于平康尊池之前平  
康縣監金敬義迎謁○獵于蘆伐平○遂次于平康縣積山○承旨等



請還都後進豐呈從之○辛丑獵巨背阿原又獵獐望只○還次于積山○壬寅獵麼訖川平又獵蘆伐○右副承旨李世衡射獐以進賜弓箭○以風亂因次積山○癸卯獵載松又獵法師平次于大也蓋射場○傳旨鐵原府賜本府安置倭人也時乃米一石○甲辰獵南每郎又獵南山○賜江原道觀察使俞孝通經歷薛緯衣各一領○乙巳獵寶藏山遂次于抱川每場院○進賀使通事全義先來啓進賀使賚奉勅書而還仍進勅書事目○丙午 上還宮以左承旨崔致雲爲計稟使○時有芳幹子孫死者命進賢殿犯罪宗親子孫死吊恤之制其考以聞集賢殿啓曰漢廣陵厲王胥武帝子也宣帝時坐祝詛上自殺國除至元帝復立胥子霸爲王後漢楚王英光武子也明帝時坐逆謀廢徙丹陽自殺國除章帝封英子楚候种五弟皆列侯前漢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景帝時謀叛兵敗死國除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齊悼惠王肥之子也景帝時與吳謀叛皆誅國除淮南王安高祖之孫也武帝時坐謀反自殺國除後漢勃海王惲桓帝之弟也喜平元年爲王甫誣以大逆自殺國除遂下禮曹與議政府宗親服制有無及致吊致祭致賻與否以聞僉議啓曰芳幹謀反非止陰謀言語而已雖至後孫固



當絕不爲親若依他例載諸屬籍而行吊奠又令宗親有服制則於義未安後無所懲乞削屬籍勿復行喪禮以戒後來從之○議政府啓曰向化野人倭人等不拘投化年限居計貧富並皆給料未便令禮曹覈其投化年月以近居計貧富以給料從之○禮曹啓黃海道得惡病者黃州一百七十一鳳山十四長洲二十九載寧二十四合二百三十八請送藥救療從之○特賜計稟使崔致雲衣服雜物○丁未彗見井○慶尚道觀察使李宣辭職曰臣以不更事未諳國章特荷 聖主之眷猥授觀察之任才不稱職舉措失宜且於尚州獄囚決折不明以貽中外之誚罪不容誅 臣之所行如此不敢含默欲乞 聖慈收還寵命俾授良材以副 聖上承宣之化不允○慶尚道觀察使移文禮曹曰宗貞盛所遣上官人永角得病而死令東萊官備棺槨歛具而葬又令豐潔致奠通諭同來客人禮曹以啓○特賜計稟使書狀金何通事李興德全思立等衣服○司憲府啓曰副司直權聰派聯戚屬而奸曾入內侍女善今甚爲不當請勿署經告身命下兵曹○戊申彗星見○受常絲視事○親傳朔祭者祝○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刑獄寃滯古今通患水旱之灾多由於此今中外大辟之囚案驗未斷者四十七而丙辰年



所囚十二丁巳年所囚十四戊午年所囚二十一或在本曹而詳覆或  
報本府而未回遷延日月淹經數歲桎梏之苦產業之傾殆難盡言若  
其抵死者已矣至如連累之人及情涉疑似而當減死者同罹困苦或  
死飢寒或死疾疫實爲未便請自今中外大辟之囚依續刑典大中小  
事決折定限及期推考移又本曹本曹詳覆轉報本府啓聞毋過期年  
施行以爲永式每當歲抄詳覆未斷死囚本府及本曹承政院具數啓  
聞以憑審錄從之○三月己酉朔御勤政殿受朝○庚戌受常祭○禮  
曹啓講武後豐呈儀注前期攸司設 王世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  
設宗室二品以上駙馬座於 王世子之後小南文武群官二品以上  
座於御座西南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承旨座於西南隔東上茶房  
提調設壽樽於殿上近南北向時至兵曹勅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  
庭如常儀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左中護引 王世子就次侍  
衛如常奉禮郎分引宗室以下入就位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  
判通禮啓外辦 殿下乘輿以出侍衛如常儀通贊贊四拜 王世子四  
拜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四拜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入就座  
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羣官升自西階以次入就座坐定留都文武



群官出就殿階上橫班北向立定司饗提調進案樂作近侍進花訖樂止議政詣尊所北向立樂作茶房提調酌酒議政受盞詣御座前北向跪群官皆跪茶房提調傳奉置于座前議政府伏興退復位跪王世子宗室及隨駕文武群官皆起立殿下舉盞訖樂止議政以下皆俯伏興以次入就坐王世子宗室及隨駕文武群官皆坐司饗提舉供王世子卓執事官設群臣卓散花司饗提調進食樂作食訖樂止提舉供王世子食執事官設群臣食食訖茶房提調進盞樂作舉訖樂止提舉供王世子酒執事官行群官酒後做此司饗提調進大膳樂作進訖樂止提舉供王世子膳執事官設群官膳司饗提調進徹案提舉徹王世子卓執事徹群官卓僉知通禮引王世子降復位奉禮郎分引宗室以下文武群官俱降復位通贊贊四拜王世子四拜宗室以下文武群官皆四拜殿下降座乘輿還內侍衛如儀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出奉禮郎引宗室以下以次出○兵曹報議政府曰別侍衛丁克明妾鳳凰初與其父周益居今隨其父入居咸古道托以見夫而來此雖女子既錄名于籍若不入送則緣此謀避者蜂起其弊不少請將鳳凰還入送議政府啓曰平安咸古道流移人內娶他道女



爲妻者并其妻從夫還本嫁他道入爲夫者勿令還本已曾受教本  
自流移嫁夫者亦且從夫仍居而元居本道既嫁之女乃以錄名于籍  
離移本夫從父八居不合於義且皆是嫁女或從夫或從父前後各異請  
鳳凰依流移之女從夫之例勿令入送從之○辛亥彗星見九十二日  
而滅○江原道寧越郡地震○上御勤政殿宴留都二品以上及隨駕  
宗親宰樞 王世子亦侍宴○壬子受常參○以元昌命知敦寧府事  
權專同知敦寧府事崔致雲爲工曹參判楊厚工曹參議成念祖承政  
院左承旨趙瑞康右承旨金孝誠行僉知中樞院事洪師錫慶尚道左  
道兵馬都節制使○司憲持平鄭孝康司諫院右正言李禮長等啓曰  
讓寧大君禔得罪宗社而今參於禮宴臣等竊有憾焉承傳色金忠出  
謂承政院曰讓寧之事臺諫若有啓之者今後勿啓已曾有旨遂不啓  
司憲府上疏曰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舊法猶爾况其遺教乎讓寧大君禔罪惡貫盈已爲天人之所棄我  
太宗深燭古今之變治亂之機雖以父子之情割恩斷義告諸宗  
廟放逐于外付諸群臣禁絕出入聖訓丁寧炳如日星其慮遠之謀保  
全之計至矣盡矣誠一國臣子之所當欽承也今我 殿下第以友愛



之情許令往來或出入禁闈或侍從行幸或久留京師橫行閭里其於中外惟意所適臣等不勝憾憤心欲疏聞深感 聖上友愛之篤羈需

未敢者有日矣於本月初三日 殿下御正殿宴群臣提也覲然立於

朝班略無謙遜之貌大小臣僚莫不驚駭臣等反復思之禍起所忽變

生不測是以古之聖人必謹其履霜之戒也臣等竊見禋牲本狂悖行

亦荒淫又無愧怍悔悟之志一朝不體卯翼之恩徒恃寵遇之數驕橫

自恣敢行不道以干邦憲亦未可知也臣等念此可謂竦身 殿下以

天縱之聖緝熙之學其於天下之變事物之理莫不洞照何獨於禋敢

以區區之小惠不思昭昭之大訓以啓恃恩縱欲之端手伏望 殿下

遵 太宗之遺訓念 宗社之大計待禋之道毋過於前以節驕逸以

保終始不允○進賀使通事僉知司諫院事辛伯溫賫奉勅書先來

上出思啟殿迎勅其勅曰今得建州等衛都指揮李滿住奏都督凡察

指揮童山自永樂年間歸順朝廷開設衙門降給印信屢蒙恩賞陞授

重職聽令管領部屬在邊自在居住已有年矣今凡察等不思出力效

報背國負恩聽朝鮮國王招引去見受其鞍馬衣服等物就於本國隣

近地方相參住坐又令毛憐衛都指揮郎不兒罕及凡察男阿哈答等



來詎誘李滿住等前去朝鮮國一同居住并本國收留逃叛楊木答兀  
 下人口然此事未知虛實俱置不問已遣人賫勅往諭九察等即將帶  
 原管人民及挾同都指揮李張家指揮佟火爾赤等家屬并各人部下  
 大小人口與收逃叛楊木答兀下人戶俱來遼東附近渾河頭與李滿  
 住一處完聚勅諭至日王宜嚴禁彼處軍民人等不許阻當仍差人護  
 送出境聽其搬移前來不唯見王之永篤忠誠而且彼此相安不招外  
 人非議豈不美哉故茲勅諭宜體至懷○癸丑幸揚州藪堂觀放鷹○  
 司諫院上疏曰讓寧大君得罪於先王見絕於宗社以時接見已為  
 不可臺諫之諍固非一日然前此不過召入內殿以示息私而已伏聞  
 近日殿下御勤政大殿受群臣禮宴而得罪之視亦得入赴臣等以為  
 君臣之間宴享之際禮莫重焉豈可齒於宗戚臣僚之列乎其於一  
 國臣民之瞻望又以為何如殿下之恩眷雖不能自己何必使與於  
 君臣之正宴然後得盡友愛之情乎殿下待視之恩雖至無窮臣等  
 曾不意至於此極也伏望殿下承太宗之遺訓念國家之大義願自  
 今每於君臣之會毋令入參不允○傳旨忠清道觀察使前者傳旨云  
 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之妻患病已久魚肉連續惠給迄今一不給



與其故何也具辭以啓自今魚肉連續給與○甲寅進賀使崔士儀還  
自京師○遣計稟使工曹參判崔致雲如京師其賫去奏本曰正統四  
年三月初四日陪臣崔士儀賫捧勅諭欽此臣不勝兢惶欽檢到累朝  
頒降處置野人勅諭事理及今李滿住等虛捏奏違事因逐一開坐伏  
望 聖慈令九察童山等仍舊安業以安邊民小國幸甚爲此謹具奏  
聞一永樂二年五月間奉欽差千戶王脩賚勅招諭三散秃魯兀等十  
處女直人民欽此臣父先臣恭靖王其備洪武二十一年間欽蒙 太  
祖高皇帝聖旨准請公險鎮迤北還屬遼東公險鎮迤南至鐵嶺仍屬  
本國事因差陪臣金瞻賚文奏達當年十月初一日回自京師欽奉勅  
書三散千戶李亦里不花等十處負人准請欽此童猛哥帖木兒與伊  
父童揮護伊弟九察等仍居本國公險鎮迤南鏡城阿木河地面臣  
祖先臣康獻王某時前項猛哥帖木兒被丐狄哈侵奪家財等物其部  
屬人民逃散不能自存臣祖憐憫授本人鏡城等處萬戶職事造給公  
解以至面前牢子等使喚人口鞍馬衣服並給撫綏臣父時陞授上將  
軍三品職事附籍當差其後蒙授朝廷職事仍與本國軍民相參住坐  
自臣祖及至臣身欽依洪武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陪臣張



子温等欽奉 太祖高皇帝宣諭聖旨節該我聽得女直每在恁地面  
東北他每自古豪傑不是守分的人有恁去國王根底說着用心隄防  
者欽此又於永樂八年七月十八日陪臣韓尚敬等欽奉 太宗文皇  
帝宣諭聖旨節該吾良哈這廝每真箇無禮呵我這里調遼東軍馬去  
爾那里也調軍馬來把這廝每兩下里殺得乾淨了搶去的東西盡數  
還恁知道了這已後還這般無禮呵不要饒了再後不來打攪呵兩家和  
親了罷欽此宣德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陪臣金乙賢賚捧到勅諭節該自  
今務要敬順天道恪遵朕命各守地方毋相侵犯如或不悛王宜相機  
處置勿爲小人所侮仍遵依洪武永樂年間勅諭事理隄防庶幾有備  
無患欽此猛哥帖木兒部下人民及散處野人等前來本國和順者或給  
布米鹽醬或給衣服鞍馬願授職事者亦授職事願留都城者仍聽住坐  
撫恤但犯罪過者隨其輕重依律科斷有來至宣德八年十月日有七  
姓野人等將猛哥帖木兒及子阿古殺了燒毀房屋財物兀察童山等  
俱各失所臣某憫其無依如前給與衣糧鞍馬存恤聞正統三年五月  
十五日陪臣親弟証賚捧到勅諭該前因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  
男童倉等奏欲同李滿住一處居住已准所奏勅王令人護送出境今



今得王奏李滿住讎嫌未解若令聚處將來同心作賊邊患益滋王所計慮亦當其童倉允察等聽令仍在鏡城地面居住不必搬移此輩皆朝廷赤子在彼在此一也王惟善加撫恤使之安生樂業各得其所欽此臣欽依勅諭事意仍令安業今滿住却稱允察等聽朝鮮國王招引受其鞍馬衣服等物就於本國隣近地方相察住坐臣竊謂衣服鞍馬非今日始給鏡城地面亦非今日始居滿住增飾虛語欺罔朝廷一郎不兒罕及允察男阿哈答等見知滿住與本國讎嫌欲令和解於邊將處求索禮物及文憑邊將以滿住屢犯邊境且未知朝廷發落不從其請本人等私自前去招諭實非本國令本人等詐誘其招來滿住一同居住事因臣曾不聞知一本國東西北附近地面散住野人等虜掠遼東開原等處軍民男婦爲奴使喚不勝艱苦連續逃來本國隨即給與衣糧脚力差官解赴遼東都司交割內叛人楊木荅兀所虜人口六百九十八名有滿住屢與邊將現說我的使喚人口逃往汝國盡行解送我亦捉獲汝國邊民使喚其後果然累次侵掠邊境殺虜軍民猶未解忿妄稱本國收留楊木荅兀下人口臣安敢占恪存留以欺上國一正統二年五月滿住親詣阿木河地面對阿古妻及吾良哈



采兒溫等言說我每也要此地來住過活正統三年五月九察赴京回  
還告說我到開原遇見滿住親戚撒滿答失里本人云我每欲往朝鮮  
和解朝鮮若許可則我每當去本年十月滿住使指揮駿刺哈於本國  
邊將處通書該若朝鮮多與我錢物或親往或遣子拜謝又與郎不兒  
罕等言說朝鮮若給衣服鞍馬且送招來文字我當遣子從仕又阿答  
答告稱我到外祖父李張家住處滿住及管下人等皆云俺每將往阿木  
河地面依朝鮮過活自後滿住管下人等撞見阿木河住人馬哈當吉  
等皆說阿木河移來之意至正統四年二月滿住部下人指揮童答察  
等四名賫土產皮張前來告說俺每見居渾河地面土性磽薄並沂忽  
刺溫窟穴似難過話欲移阿木河地面本人一時出來指揮李士萬告  
說有親父李張家因往冬雪深未即出來先着我賫土物出送仍言移  
居阿木河之意緣無明降且野人狡計難信不聽其請前項李滿住李  
張家等一則說論小邦一則控訴上國其詭詐自見一滿住自永樂二  
十年累次侵掠本國邊境殺害軍民猶且窺伺邊郡臣於宣德八年四  
月著令邊將部領軍士哨探賊蹤捕獲人口牛馬財產本年閏八月初  
十日欽差指揮僉使孟捏可來等官賫捧到勅諭節該並論李滿住等



令各將所搶去人口馬牛頭匹盡行給還王亦須以所得建州等衛人口頭畜等物還之而自今各順天道謹固邊備輯和鄰境戒飭下人勿相侵犯欽此即將男婦大小共百四十八名口到本國新產小兒三名并馬三十六匹牛一百一十八頭以至零碎之物並行送還了訖其後滿住使人告請糶米鹽醬等物並令支給來人亦給衣食厚待而去滿住等不體勅旨又於宣德十年三次誘引忽刺溫野人到來間延地面殺虜人口頭畜去訖本年九月差陪臣李思儉赴京奏達正統元年二月十七日回自京師賈捧到勅諭該所奏李滿住等稔惡不悛屢誘忽刺溫野人前來本國邊境劫殺等事具悉蓋此寇禽獸之性非可以德化者須震之以威勅至王可嚴飭兵備如其再犯即勦滅之庶幾邊民獲安欽此欽遵施行間上項滿住於正統元年一次二年二次到來間延碧潼等處殺虜男婦四十六名口馬牛并九十餘匹自生疑惑率其部落移住渾河地面懷挾積年之忿欲與凡察等一同居住多添黨類謀掠邊境見今虛飾百端歸罪本國若令允察童山等一處聚居同心作賊以遂奸計本國邊民益擾臣竊念小邦臣事聖朝以來累次欽蒙太祖高皇帝詔旨不分化外一視同仁 太宗文皇帝開說毛憐



建州等衛然與本國人民雜處乃宣諭云這廝每無禮呵不要饒了

宣宗章皇帝勅諭王事大之心出於至誠朕所素知非彼小人所能間

近又欽蒙勅諭童倉九察等聽令仍在繞城地面居住不必搬移在

彼在此一也乞依累朝頒降聖旨事理勿許搬移○傳旨咸吉道觀察

使今來書狀內會寧東良北吾良哈斜吾知以刀刺傷十萬若從律文

則杖八十徒二年依有役人例徵徒年收贖然今乃招安彼人之時勿

徵徒年只杖八十下兵曹與議政府議之皆曰斜吾知本雖野人密邇

四鎮常時來往審知邦憲因小忿肆毒固當依律施行以示諸種然今

當招安之時全從律文執一論罪未便所犯罪律備細開說只杖八十

除徒年收贖一依眾議施行○乙卯慶尚道大丘郡地震○丙辰受常祭

視事○親傳先蠶祭香祝○初前縣監金弘毅上書陳弊下政府擬議

以聞政府僉議啓一上言內小學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又

曰行者讓路此皆教長之禮也今之後生路遇尊長則不下馬步遇則

直至前而對立伏願依周禮鄉舉里選之法諸科赴試人騎馬而犯尊長

者所居里正長即告於官依律罰之籍記過名于里中重犯則一次

輕犯三次為限每遇貢舉式年考其過名理重多少亦告于官不許

輕犯三次為限每遇貢舉式年考其過名理重多少亦告于官不許



走試臣等謂前此宋乙開上言善罰二簿勸戒之法今已施行右條過  
名記錄之法亦宜并行一上言內丙辰丁巳兩年失農太甚故民之負  
債多重各官督徵之結縛鞭撻家產盡賣尚猶未畢又有築城之役  
瑩獨貧民役久絕糧而逃避繫縲其妻子久滯於獄秋耕拾粟等事奚  
可望乎伏願必須農事大有三年然後築城何如臣等謂去丙辰之災  
古今罕少其後兩年尚未豐稔果如上言伏望極邊最要處城子外其  
餘諸城令兵曹察地之緩急歲之豐凶隨宜漸次築之一上言內勸農  
之法本以愛民近年拘於及時播種之法各道監司守令爭相監督使  
其勸農晝夜絡繹酷加鞭撻故乾土如石槌碎未半而播種鳥鼠食之  
終不見苗非徒無益虛負多債而已伏望令各官守令依橐駝種樹之  
法聽民自便臣等謂農事須令及時勸課然其中刻迫催督使民不得  
措其手足至於不遑糞田或有如上言作弊者令監司節候早晚民事  
緩急酌量施行從之○吏曹啓成吉道鍾城郡已滿五百戶請置教導  
從之○對馬州上總守宗茂直遣入獻土物○丁巳彗星見日暈○刑  
曹啓典獄署月令醫貧皆以權知定送未知病候又病狀昏候後移文  
戶曹藥材受出甚爲遲緩不及救療請選惠民局濟生院祿官及權知



之精於醫業者月令差定如有病囚藥材費持隨即救療後具數移文  
且祈寒暑兩獄囚衣服飲食疾病起居及獄囚自相侵虐者典獄署祿  
官晝夜直宿嚴加禁止違者論罪從之○禮曹據咸吉道觀察使關啓  
請於富居縣送朝服及六典律文農蚕書三綱行實從之○己未御勤  
政殿受朝日本國石城縣小吏道性所遣吾羅而羅等八人宗茂直所  
遣仇羅沙也文等二人并隨班獻土物○禮曹啓江原道民失農業請  
各官卿校生徒限秋成分番讀書從之○議政府啓今據全羅道宣慰  
別監李寧商啓本考之孤草島所捕倭賊只五名而賞軍功一百六十  
七人若依啓本等第論賞則有濫賞之弊右軍功等第內一等降二等  
良則超資叙用鹽干則給功牌終身復役二等降爲三等良人則加  
資叙用鹽干則給功牌終身復役三等則雖無功勞亦隨從助役并賞  
縣布二匹從之○辛酉慶尚道開寧縣地震○高敞縣監崔湫辭  
上引見曰近年以來天道不順稼穡未稔民尚艱食蘇復之術不可不慮  
其義倉斂散之權亦不可忽徃盡乃心○壬戌親傳望祭香祝○咸吉  
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啓兵曹移文本道曰野人酋長都乙溫誠心歸  
順恒居近境乃以本國女古未嫁其管下時羅吾生三子累年容匿今



古未因覲母還來慶源府都乙溫請還古未甚切宜咨云古未願與其  
母及同產完聚安居不宜勒令還送且爾歸順本國已爲一家時羅吾  
及其子若有戀憶之情宜令來居古未之家否則徃來相見舉義開諭  
徐觀其勢寧北鎮僉節制使李仁和報曰都乙溫請云古未者曾被虜  
丐知哈吾族指揮加乙大買以爲妻加乙大既死乃嫁時羅吾以居今  
還歸慶源府母家遂拘留不還我等歸順已久貴國撫綏益篤今此一  
女強留不還恐不得永被撫恤之恩請還古未使母子一處居住辭請  
甚切右都乙溫非彼野人之比刺探深處丐知哈事變連續以報且是  
四鎮藩籬以一女之故生釁未便請還給臣竊念曩者李澄玉獻議欲  
刷近處野人前後搶虜人口勒還本土仍下臣及都觀察使鄭欽之欽  
之以請以不多人口生釁於邊實爲未便其時政府六曹是欽之之議  
臣今思之欽之之議甚善近處野人爲奴役使者尚不責還今古未作  
野人之妻多產子女各有婚嫁夫婦母子相離則取怨非無况都乙溫  
甫乙看等酋長同心懇請若不從其請則獸心難保何惜一女以開邊  
釁下兵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皆曰依宗瑞所啓爲便乃以此意傳旨  
宗瑞使還古未乙都于溫○癸亥謁 獻陵 王世子亞獻○慶尚道



觀察使移文禮曹曰倭人多羅時羅來告云今聞賊萬戶六郎次郎將  
入寇中原辭於宗貞盛宗汝直宗彥七宗彥次郎等貞盛等曰汝等慎  
勿犯朝鮮之境若不從我言或犯其境則當戮汝妻子六郎次郎等指  
天爲誓曰厚蒙朝鮮恩德某等何敢爾耶禮曹以啓○甲子御勤政殿  
受朝日本國石城小吏宗金所遣多羅時羅等九人宗貞盛所遣而羅  
沙毛等二人并隨班獻土物○乙丑聚士族處女二十六人於思政殿  
上親臨選揀將以妻義昌君也○司憲持平鄭孝康啓曰前文化縣監  
宣孝祥守文化之日其母在兔山而死聞計不即奔喪至五日乃就道  
且馱載之物過多令本府劾問託以服衰故遲留以行巧飾以對臣等  
竊謂禮無服衰奔喪之文安有遲留服衰而後奔喪乎况兔山距文化  
纔二日程也聞喪即奔合於情理孝祥將何心服衰而後奔喪邪且馱  
載既多或犯賊污不可不劾今誣飾不承宜致之本府親鞫得情且各官  
守令悉停後不得帶妻子赴任之法載在令甲今瑞興府使宋箕欲以  
已之騶從挈妻子赴任而至煩上請乃得蒙允臣等竊意雖托以已之  
騶從或有潛率本邑人馬之弊宜勿許其請且已立法矣而黃緣上請  
甚爲未便 上曰孝祥之事有綱綱常不可不劾今從爾請若宋箕



之事農時守令妻子不得赴任之法非為妻子往來之弊而立也乃為各官人馬廢農往來也今宋箕欲以已之騶從率去不干於邑人何不可之有若或以本邑人馬以干邦憲則在爾執法之官舉劾耳○初房主監察許訥與同僚金福海在臺中飲大醉使酒爭詰誇父祖職秩極口詆毀嚙福海唇脣狂態莫甚有司監察金理李師李等具辭告本府訥謀欲害及諸監察歷詆監察房常行冒禁之事憲府劾啓訥福海贖杖八十收奪告身罷理師李職贖笞五十諸監察贖笞四十並皆左遷憲府仍啓曰監察房有司不問賢否為房主者援引朋黨遂成故事請自今有司依臺長掌務例勿許自相擇定本府擇老成一人稱為掌務六朔相通以糾察房中非違 上命下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贊成申槩左參贊河演曰宜如憲府之請右贊成李孟昉右參贊崔士康曰監察房有司其來尚矣今此之事非有司之法之不美也乃有司之賢不賢耳且監察之數二十五人率皆新進在士分臺庶司獨判公事不似臺長署合之事其行事之際豈無犯不義者乎幸有房主有司以於其任糾察維持故犯非法者不至於甚今若革房主有司只有一掌務六朔數通則為掌務者謀欲保全不嚴糾劾而苟待逾期者有矣為



諸監察者以謂吾等雖見責於此掌務逾期不遠則吾等所犯彼將焉知縱或知之狼何追咎於適代之後乎其不畏掌務而故犯非法者亦多矣不如仍舊之為愈也 上從孟昶等議監察之為首者稱房主捲攝房中之事糾察同僚非法者謂之有司○丙寅視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謹按國朝文類胡長孺作何長者傳云長者名敬德元大德十一年民大飢因敬德時在杭州請好善有才智僧俗六七人又於飢民中擇強壯者四五十人借居菩提寺作粥以施飢民其法夜先煮粥納置大甕中待冷明朝飢民以來到先後為次列坐堂下或數多則出坐門外道上相對而坐虛其坐前通行給粥先令飢民各持食器來坐若無器者則敬德假與之器兩人持粥盆一人執勺行注飢民所持器中飢民食粥畢以次出去每日粥米七八石或至十石凡七十日飢民無一人死者昔湖州官作粥食飢民粥出釜中猶熱沸入飢甚急食熱粥不出百步外即仆死雖飢困未至死食熟粥者百無一生長者敬德食飢民夜先煮粥貯大甕中蓋徵湖州事也我國近年賑飢之時中外官吏不知此法多施熟粥以致隕命乞依何長者救飢之法以賑飢民從之

○司憲府啓僉知司譯院事全義以中樞院副使尹重富寄兄尹鳳之



書不致謹密乃於稠人廣坐中傳付之遂使禮部知而奏聞其罪不小不可不懲請依律杖八十從之○丁卯聚處女十一於思政殿 上親臨選揀○禮曹啓今年歲歉慶尚道各官鄉校生徒請限秋成分番讀書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啓曰野人乘時竊叢比如鼠竊狗盜近者倭賊構嫌倘賊船數十餘艘乘虛突入則雖以千萬之兵固難禦之本道水營軍卒不習舟楫兵船常置陸地但一月晦望浮泛而已脫有倭變將爲無用自今於本道三處水營依京畿左右道例以喬桐江華所屬萬戶千戶中慣於舟楫者六人差爲領船審其兵船可泊處及諸島水路迂直使船軍常加肄習且沿海郡縣土田沃饒又有魚鹽之利故民多聚居而三和龍岡江西甌山咸從永柔隨川郭山麟山等九邑並無城郭如遇賊變避患無所殆非長遠之慮乞視歲豐歉一年一邑以距海最近者爲先築城以備不虞下兵曹兵曹啓曰沿海各浦水路迂直及兵船泊立便宜處令本道觀察使與都節制使親審且訪諸古老其沿海各官築城則某官爲先某官次之酌其先後緩急以啓然後更議施行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馳啓國家於沿海口子漸築石堡使所居之民入保安業永除遷徙之弊其慮至矣臣更巡審本道防禦軍馬數小每年夏則邑城及各口子



添兵防戍而已及冬則並入保邑城一處屯聚故雖量減軍額分戍然道  
內之兵略無休息之時困弊爲甚今又於沿邊十六口子並築石堡令實  
以人民冬夏恒居則此民不得防戍須令南道軍馬防禦矣南道軍馬前  
此防戍七邑尚且不支今并十六口子則合二十三處也冬夏恒居防禦  
則非徒民弊倍於前日軍數亦且不敷旣困民之力以築石堡而冬乃空  
其城不守則其石堡亦爲無用之虛器近因沿邊各城烟臺造築南道及  
沿邊人民不勝搔擾秋收纔畢督令入堡已獲之穀散置無入之地所在  
守令雖或遣歸取糧其期不過五六月所備資糧亦爲不多過冬飢饉信  
如魚聚涸轍艱苦之狀口不忍言請姑停石堡之築繕修木柵使之農作  
一間延邑城因上下地境延縣冬節入保極爲困苦今於上無路及趙明  
干已築石堡其邑城旁近小薰豆及溫大下無路等處居民於本邑城入  
保虞尚趙明干等處居民於趙明干石堡入保所溫梁以上居民於上無  
路石堡入保以南道軍馬量宜分定防禦一慈城距江邊三十里且今防  
禦最固賊必不得過邑城深入爲寇其邑城以東二十里外居民毋令入  
保每里置候望二三人晝夜看守一江界理山邑城則距江邊百數十里  
江邊居民每於二日程途來往入保不勝其苦江界則自滿浦高山里交



會江邊距三十里有鄭夫人代須於此設木柵右滿浦高山里及宰相  
洞外洞等各里居民入保於本柵擇邑城赴防精銳者三分之二節制  
使率高山里萬戶防禦理山則自山羊會央土里江邊距三十里有俞  
欣里亦於此設木柵右山羊會央土里通建加獸洞郡乙漢草豆等處  
居民入保於本柵亦擇邑城赴防軍精銳者三分之一山羊會萬戶率  
領防禦其江界理山邑城居民毋令入保邑城若有賊變守木柵者轉  
諭使及期入保一昌城碧潼兩郡相距不遠兩郡防禦之間寇賊深入  
爲難此兩郡人民內距江邊六十里所居者各令邑城入保六十里外  
居民毋令入保每里置候望二三人使晝夜守成一義州清水口子距  
本邑百二十里宜築石堡成之也然此木柵土田褊少居民不多勢孤  
無援自清水距小朔州纔三十里小朔州之民二百九十餘戶每年踰  
越大嶺入保六十餘里之邑城困苦尤甚請依兵曹受教於小朔州廣  
築石堡令旁近清水仇寧廟乘白呂口子等各里居民入保使清水萬  
戶夏則依舊守清水柵以護農民冬則於小朔州石堡雖減南道戍兵  
但以五里居民亦是防禦矣臣到界四年邊民疾苦備嘗見聞救弊之  
術未得其要謹以管見條陳請姑試一二年下兵曹兵曹報議政府曰



沿邊口子石堡造築事則國家已曾措置且南道人民入居其數頗多雖不添南道之兵可能守禦請勿停石堡之築鄭夫人代俞欣里小朔州等處築石堡令其道觀察使與都節制使更審利害以聞然後更議其餘旁近城堡入保則請依啓本施行議政府遂與其道職任已行領中樞院事崔閏德知中樞院事成達生權擬吏曹參判朴安臣等同議以啓曰已築上無路趙明于二石堡外其餘十四口子勿築依啓本施行但勿用木柵以石爲砦其防禦軍馬亦量宜分定理山俞欣里則曾不審定令觀察使與都節制使共審以啓然後更議昌城碧潼兩邑人民入保依啓本施行小朔州築石堡令旁近居民入保依已曾受教施行又令慈城獐項以南及昌城碧潼江邊六十里外居民乃於山谷茂密之處預構小幕又備兵器若有賊變則須即遯避從之○戊辰傳旨司憲府允欲告寃抑未伸者具告憲府不爲寃治乃來擊鼓已曾立法司憲府須待本司齊坐受理究治則寃抑迫切者容或未即申訴自今如有迫切申訴者不待齊坐須即納狀聽理○已巳司憲府啓大小各品妓妾及所生贖身者不告主掌官各於所生外官暗行請托監司守令亦從其請以亂邦憲甚爲未便因此官賤日減州郡彫廢請自今悉令



告於主掌官依教考覈啓聞贖身其餘暗受外官立案妄冒贖身者并勿論有無職從本定役以實州郡下議政府政府請依所啓從之○辛未司諫院右獻納金滉啓曰今以別侍衛李希适內禁衛金子騫爲監察臣等以爲此二人職在武班本不更事不可爲糾察之任况雖已去官若爲守令則必試才乃補且金子騫前年冬除平陵驛丞未幾迺遷副司直今爲監察尤爲不可 上曰此二人雖在武班曾經京職不可

謂之本不更事也縱除糾察之任何有不可之理乎爾等之請徒爲煩耳混再請不允○僉知中樞院事李藝啓臣於癸丑年奉使日本及其還也遇海賊進上方物書契以至軍人衣服皆被掠奪艱苦到大內殿大內殿給酒食又推索所奪之物以給自其祖父一心効誠請遣使通信下禮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領議政黃喜右議政許稠左贊成申槩議曰大內殿向我國至誠宜遣人通問然與對馬島有嫌往還之際阻礙可慮以國王通信爲名兼往大內殿通問何如左參贊河演議曰遣使至對馬島可以往則往不可則請付對馬島人傳通而還何如右參贊崔士康禮曹判書閔義生吏曹參判朴安身議曰今對馬島與大內殿有嫌遣人通信或生變故姑遣人對馬島更探事變然後徐議何如遂



寢其事○壬申禮曹啓全羅道和順戶長金仁發患惡疾逾十三年其  
女良衣加伊斷手指陰乾作末和酒以飲其病遂愈請旌門復戶從之  
○癸酉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京畿本五界首官本富平都護府以界首  
官降爲縣請勿復置他界首官以富平所屬各官分屬四界首官從之  
○吏曹據平安道觀察使關啓平壤寧邊義州土官請依咸吉道土官  
例謹勤奉職滿三十朔者加資遷轉從之○甲戌對馬州宗貞盛遣淡  
波皮古沙文僧堅水等六人獻土物○後苑梨樹甘露降諸承旨陳賀  
命停賀禮仍傳教禮曹移文中外勿令進賀○慶尚道古嘉樹縣人民  
上言請縣監治所三嘉縣移於本縣命令其道監司已行二品以上會  
議皆以爲三嘉縣治所宜移於嘉樹縣從之○禮曹啓慶尚道晉州人  
副司直陳自完患狂易病其子謙年十八聞生人之肉可治即斷手指  
作末和酒以進其父病愈請旌門授職從之○乙亥戶曹據明通寺育  
人等上言啓自己酉年每年例賜本寺米三十石黃豆二十石以爲供  
佛祝釐之資至丁巳戊午年因歲歉減省請自今復賜米豆各二十  
石從之○丙子平安道都觀察使鄭奉啓曰平壤土官從五品軍器署  
長典賓署長將作局長正設局長正六品都府司丞從六品典賓署丞



正設局丞都津署丞正七品都府司注簿從七品軍器署注簿典賓署  
注簿正設局判官將作局注簿典禮局判官營作院判官都津署注簿  
掌膳署令大盈署令從八品掌膳署丞大盈署丞司獄署令其六品稱  
丞七品稱注簿判官署令八品稱署丞署令職品混淆殊無等級且署  
長局長有違於例軍器典賓署長改稱令正設將作局長改稱使都府  
司丞典賓正設都津署丞改稱注簿都府司軍器署典賓署將作局都  
津署注簿正設局典禮局營作院判官大盈掌膳署令改稱丞大盈署  
掌膳署丞改稱副丞司獄署令及丞改稱丞副丞且掌漏署挈壺正乃  
是中朝官制改稱掌漏署丞何如下吏曹吏曹報議政府曰兩界土官  
郎階及司名既與朝官殊別以別內外而使副使丞副丞注簿令判官  
直長錄事副錄事助教之名與朝官同混雜無別誠為未便請改兩道  
土官等級而職名并改議政府啓曰土官職名其來已久不須更改但  
挈壺正有擬中朝官制宜改稱掌漏署丞從之○丁丑親傳朔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五

夏四月戊寅朔親傳雩祀祭香祝○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慶尚道比安縣在軍威縣西北仁同縣在軍威縣西南而皆屬左道軍威縣乃在比安仁同東北而屬於右道民事則右道軍事則左道分屬兩道受弊尤甚請以軍威移左道 從之○己卯以鄭之澹爲司憲掌令宋翠司憲持平李禮長司緘院左正言鄭次恭右正言○庚辰聚士族處女八人于慶會樓 上親臨選揀將以配灌南君也○禮曹啓平安道嘉山郡人金音都致患惡疾其子元進年九歲斷手指治療又同郡人金乙松亦患惡疾其子貴時年方九歲斷指治療請皆旌門復戶從之○壬午禮曹啓平安道寧邊府乃一方巨鎮請置女妓六十人從之○議政府啓曰本府察詳古制擬議啓聞事頗多無書籍未便請自今鑄字所所印書冊頒賜時一件賜本府以爲恒式從之○禮曹啓全羅道萬頃縣人金佛守父仁括患急疾弗守斷指治療請旌門叙用從之○癸未向化野人巨兒帖哈病死賜棺及歛葬之具又令致奠○甲申親傳夏享香祝○昭格殿提調同知中樞院事李薰等上言本殿初因草創殿宇隘陋今已頽危乞役遊手改構且道觀固當清肅今有白岳祀與松間溪

世宗實錄卷八十五



祀之人往來殿前絡繹不絕又東有細路願皆一禁往來下議政府政  
府啓殿前神祀往來者令兵曹禁斷從之○咸吉道觀察使啓判會寧  
都護府事朴好問枉殺百姓嚴石乙金請依律抵罪下刑曹○丙戌金  
羅道觀察使移文兵曹曰珍島郡四面大海倭賊入寇之門守禦軍本  
其數不多且非土著之人脫有緩急隔海搜絕實為可慮請於元定守  
城軍二十人加二百八十人無事則分爲三番守禦兵曹啓二百八十  
名供億爲難請姑因元定軍二十人加定一百人無事則分三番有變  
則分二番或合番隨宜防禦從之○上謂都承旨金墩曰元察童倉等  
因李滿住奏請搬移朝廷已允其請予欲拘留元察等議諸政府六曹  
大臣獻議不同竟日不決仍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政府大  
臣之議皆正大而右議政許稠之議尤爲反復詳盡而合於理也大略  
黃喜之議以爲莫若留則不拒去則不追從其自便許稠之議以爲此  
輩旣受爵命於朝廷則國家固不可除官亦不必使之拘留也○丁亥  
上以訖辰御勤政殿受王世子及文武群臣朝賀諸道進箋及方物宗  
貞盛所遣吾難而羅等二十人藤觀心子蕪貞所遣所預等三人道姓  
兩遣吾羅而羅等八人宗茂直所遣仇羅沙也文等二人宗金所遣



多羅時羅等九人周布兼貞所遣延沙等二人宗彥七所遣延沙文都老等二人佐志源胤所遣而羅都老等三人並隨班獻土物○戊子御勤政殿受朝○司諫院右獻納皇甫恭啓臣等竊聞興天寺多聚緇流大張佛事孝寧大君爲之主張臣等竊謂近古城都之內未聞佛事也况孝寧大君以懿親之長倡之則大小臣民誰敢不從乎富者樂從貧者勉從非惟民產蕩盡佛法從此日興臣等竊有憾焉請罷之且納丁錢度僧之法載在六典今者各司營繕皆役以僧徒而滿三十日者乃給度牒故群聚京師爭赴役所當初三十餘人終至百餘人始役百餘人竟爲三百餘人其中童稚之僧日益多焉臣等竊恐遊手日增而軍額日減矣已給度牒者難以復收願自今勿役度僧又今當農月雨澤愆期諸處營繕請皆停之上曰謂之佛寺則大會僧徒定日作法矣今興天寺僧但誦經而已僧徒住寺不誦經而復何事乎僧徒誦經而孝寧送人饋餉豈可謂之作佛事乎且孝寧以宗室尊行一爲誦經之事何爲不可而強止之哉予意謂無妨也且六典度僧之法非不知也但今國家虛耗營繕頗多民力愛困特以權宜役僧而給度牒欲其無弊而不得已役之也且此僧徒雖不給度牒豈能使盡還爲俗哉與其



不能還俗而逃役孰若使之於不得已之役以紓民力之爲愈也然若等之言正合於理予更商量且其請停諸處營繕甚當將令主掌官磨勘以罷即令繕工監磨勘營繕之處以啓○禮曹啓今當農事方興之時雨澤愆期將來可慮請依古制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司憲府啓今當農月雨澤愆期兩麥不實將來可慮無識之徒不顧大體或有糜費酒饌請大小祭享及進上朝廷使臣隣國客人支持外京外用酒一禁從之其情狀最輕者及情可矜者勿罪○傳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滯獄不無愁怨雨澤浹洽間常赦所不原外一應雜犯徒以下囚人並皆保放推鞠其常赦所不原內證佐人及連累致罪徒以下囚人亦皆保放以鞠○初咸吉道觀察使啓咸興府依平壤府例設土官平壤府則東西班揔一百二十八本府則揔九十厥後減四十五因此允於陵室祭享使客支持其任或缺且平壤西班五領各有司直副司直司正副司正咸興府則只設三領而二領有司直司正一領但有隊長隊副而已其副司直則三領皆無未有遷轉之門若不得准平壤土官之數則請復前減之數又請量減隊長五隊副十五依四鎮例准所減之數加設司勇下吏曹議



之平安道觀察使又移文吏曹曰平壤府事務繁劇以自身供其諸務積有功勞然只有權務十二九品十二窠闕數少未得受職或至老死請依咸吉道及本道寧邊例設司勇若不得加設則乃於鎮西衛五領每領減隊長一隊副一司勇十至是吏曹報議政府曰咸興府土官則已曾受教減損勢難復立外方設司勇者乃是咸吉道四鎮子弟興起勸勵之策也其後寧邊府亦設司勇夫咸興平壤各爲一道巨邑須令多設官屬以尊瞻視請咸興府隊長十五內減五隊副十五內減五平壤府隊長一百內減十隊副二百內減二十依所減之數設置司勇以慰人望議政府啓曰咸興平壤各減隊長三隊副七各設司勇十人從之○兵曹咨全羅道所訖浦以不宜防戍已於鉢浦移泊兵船請以浦萬戶稱號改鑄印信從之○己酉司諫院左正言李禮長啓昨日傳教曰僧徒住寺誦經而已非爲佛事也孝寧之往來何害於義知孝寧以宗室之長雖往來於寺社吾何強止臣等竊聞僧徒之會於興天非但誦經大設安居之會糜費穀粟孝寧爲之主張中外臣絜聞風競趨富者傾財而樂爲貧者勉從况今連年飢饉民尚艱食若勸分富者之財則可賑窮民矣今以有用之財妄費於無益之用臣等深切痛之



上曰孝寧於興天未嘗有一石之費豈爲之主張哉然僧徒亦吾民也  
既爲吾民而若有飢者則國家豈肯愒然不救哉民庶之爭相供養予  
謂無傷也况興天 祖宗創造之寺予所留心者也住於此寺者予既  
軫念則國人供養固其宜矣禮長更啓曰孝寧以宗親之長首崇佛事  
而 上不之禁則國人崇信何以禁諸且僧徒雖是我國之民實皆遊  
手之徒無益於國家者也以供養遊手之物賑恤窮乏則不有愈於虛  
費民財者乞宜痛禁 上曰孝寧於興天未嘗有佛事也而爾等以孝  
寧爲主張無乃不可乎以無稽之言來諫予以爲非但嘉其來諫之意  
雖至再三而尚且優容大抵人臣言於君上必詳聞熟察然後可以來  
諫不當以無稽之言牽合而強請也其勿復言時同憲府聞興天設安  
居會拘執僧徒四十餘人鞫問其由 上聞之召持平鄭孝康謂曰爾  
等 階孝寧大君於興天寺設安居與同諫 請罷之擅欲罷會勒令拘  
執僧人鞫之何耶孝康啓曰臣等聞興天寺大設安居之會不知誰爲  
之主張欲問其由拘致僧徒耳豈敢擅欲罷會而然也若聞孝寧爲  
之主張則直劾孝寧何必拘致僧徒哉 上曰前言乃臆料耳今聞爾等之  
言得知其實然僧徒住寺而不可無食則人之齋僧何以痛禁須速釋



之孝康更啓曰京中佛事今若不禁則外方僧徒雲集競會平等無遮安居誦經等會無寺不然矣何以能禁請罷今日之會以杜他日之弊上曰興天非他寺比也乃我祖宗創修之寺也況今日之會非大集緇流設爲安居也吾何強止之哉且僧徒亦人耳何以不食而生爲仍傳旨承政院曰興天興德兩寺婦女儒生遊覽及凡所非違之事會令司憲府考劾禁斷自今凡干兩寺考覈及僧人鞠問一皆取旨毋得擅便左副承旨許詡啓曰國家之法雖宗親大臣若有所犯未嘗先取旨而後劾之今立此法則人將以爲何如且僧徒本不知法者憲府雖任意糾察尚有干邦憲者今使憲府不得自專則僧徒之犯法者必多難以制矣請依舊施行若當考訊則取旨爲便上曰爾之所啓予非不知然此寺祖宗所重不可忽也况闕內供諸務者必須啓達然後推問則此寺之僧尚不如闕內人乎遂傳旨司憲府司諫院曰今後興天興德二寺如有推問之事隨即啓達取旨毋得使吏卒直入寺門○庚寅議政府啓曰錄事及知印宣差元是都堂之吏故名雖殊而元典皆屬都評議使司去甲申年六曹署事時錄事則移屬架閣庫知印宣差則稱爲宣差房知印丙辰年復令本府署事錄事則還屬本府知印則



因仍不改請知印宣差亦依元六典還屬本府其六曹分送亦依錄事之例從之○辛卯親傳望祭香祝○司憲府啓男女婚姻人倫重事苟爲失時或傷和氣由是年壯處女促令成婚之法載在續典京外官司以時奉行而男子則猶可自圖初不立法然其間父母或偏於憎愛或昵愛後妻專擅先妻財產反惡其子不顧生理不爲圖婚其子壓於父母不得自由者容或有之亦可哀憫請自今男子亦令促婚下議政府議之僉議曰憲府之請可謂善矣然男子趨期豈若女子之失時乎大抵輕立新法則弊必生焉男子促婚似非重事而輕立新法恐爲未便從之○以禮爲元尹智信綱並爲正尹禮等皆連坐兄仁罪貶遠方後賜環至是復本職李墅爲副司直墅孝寧大君女婿故初授六品○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前者於童倉童者昔波金波乙大童所考加茂童河下大劉仇難等除拜官教印以行寶予更思之寶字似涉僭擬今改書官教用以朝廷所賜之印以送卿知此意宜謂倉等曰前授官教有司誤用以他印且字畫錯誤故 殿下改印以 皇帝所賜之印以送因便授之前授官教其收還以送○右獻納皇甫恭啓曰佛事之禁著在令甲誠爲良法今興天寺鳩集僧徒大設安居憲司遣人捕



僧鞫問其罪乃欲盡其職也

殿下特垂寬慈勿令推覈臣等已爲缺

望又教臺諫曰興天興德兩寺如有推問事必須取旨然後問之且使  
吏卒毋得入寺門臣等聞命反復靜思事在八議者取旨施行載在律  
文且臺諫吏卒唯宮禁外無處不入彼僧何物必須取旨然後劾問使  
吏卒不得入其門乎禁亂之吏出入其門禁絕邪妄尚有犯奸之僧况  
至其招納逋亡潛藏隱匿亦可慮也請收成命 上曰闕內給事之人  
雖甚微者亦皆取旨問罪興天之任豈居闕內人下乎朝士之第臺諫  
吏卒尚不得入興天 祖宗所創豈不若朝士第乎爾等俱以文臣謂  
僧爲異端角立排斥近者憲司勾繫興天寺僧四十餘人豈四十餘皆  
有罪者乎今不立法後日侵害僧徒類如是也爾等之言雖善予不能  
從恭再請竟不納○命還給李義山告身○宗學啓曰年少大君諸君  
在闕內受業時連前五授日課皆不得成誦或數入內中考講爲難雖  
不入內之時講問之際或不能句讀且所讀書內每篇讀訖則令限四  
五日熟讀亦於限內不能成誦或至七八日或至十餘日遷延廢業請  
自今依宗學入學時例每月季令宗簿寺考所讀日數及通不通熟讀



限後廢業日數具錄以啟從之○初今集賢殿成均館薦經明行修可為師儒者集賢殿以注簿金叔滋薦之至是吏曹除叔滋東部教授官司憲府啟叔滋登第後棄糟糠之妻心行不正不可謂之行修集賢殿同辭以薦請以貢舉非其人律罪之並罪吏曹官吏且劾叔滋師儒錄上特有集賢殿吏曹之罪命削叔滋師儒錄○壬辰司諫院上疏曰臺諫殿下之耳目所係至重有所諫請殿下虛懷以聽納有所糾舉百官喪魄而知畏允所施為豈關一身之利害實為治道之升降今與天寺僧徒妄言禍福誑誘大小臣民不計豐歉鳩集米布供佛齋僧名曰安居恣行非法其不畏邦憲耗民作弊罪在不赦臣等具辭請禁不許俞允憲司舉法糾治即命勿推仍召臺諫曰自今與天興德兩寺如有推詰事必須取旨然後乃問且令臺諫吏卒不得入寺門臣等以為殿下天縱聖學博通經史釋教之說妄素所洞覽也豈崇是道而然哉第以二寺乃太祖之所創特有是命其追戀之意至矣然二寺既為太祖所創則所住僧人當汰犯禁之徒朝昏香炷可委臺諫之糾儻無賴奸僧隱處幽邃之地謂旁人莫已知也於臺諫禁令何有息於祝釐恣行不義或奸占婦女或吸酒嚼肉或銷像壽錢或窩藏盜賊



或招納逋逃勢所必至其弊不可勝言臺諫雖有所聞拘於是命未即發人鞫問必須取旨然後糾治則安能及期拔摘以制奸伏乎如此則耳目之官反爲聾瞽非惟有乖於明時之令典抑亦不孚於太祖之遺意臣等謹稽律文節該九八議犯罪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究問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維彼緇流本犯十惡無父無君者也何必擬於八議取旨然後鞫問乎且臣等職帶諫諍又兼載筆 殿下一言一動靡不詳書而悉記之也若書而不法何以示後此臣等所以時復思繹仰瀆 天聰者也伏望 殿下亟收是命與天興德兩寺晨夕祝釐外其餘安居作法一禁元所糾察許令如舊以張臺諫之威以廣耳目之權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務安縣木浦寶城郡呂島等皆倭賊入寇要害之地與兵船泊立之處遙隔請於木浦呂島置兵船差遣萬戶從之○震京畿麻田縣人○司憲府啓戶曹參議高得宗以管押使赴京通事邊鎮道死以義州通事姜智順充差及入京陰謀換名使孽子正道濫受正官賞賜不唯心行鄙陋貪利無厭其欺罔朝廷矇矓國家之罪大矣且監察尹統乃以檢察之任陷得宗陰計既不能止之及回還又匿不以啓得宗律該杖一百流二千里尹統杖一百正道濫受之



物請沒入官只貶得宗子外減尹統一等勿徵正道冒受之物○癸巳御勤政殿受朝○傳旨禮曹與天興德寺 太祖所創子孫所當敬重今住居僧人恣行不義者或有之近者並令黜之更選持戒清淨者更迭居住若臺卒無時出入浮動衆心則固不可也自今本曹或遣郎廳或遣知印錄事無時檢點如有犯法僧人隨即移關憲府以爲恒式○議政府啓各道有旱氣則其道觀察使隨即馳報仍降香祝禱岳鎮海瀆名山大川已曾受教今更參詳高麗詳定古今禮九州縣旱則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其岳海瀆待觀察使啓闡降香祝從之○判內贍寺事卞孝文與私奴長守訟奴婢於都官一日孝文到知刑曹事李孟常家長守從傍密伺出見孝文詰之曰胡爲請托如是奪孝文鞍籠馬勒且謂孟常曰何爲接待訟者耶遂罵辱孝文憲司劾之曰長守以賤肆罵三品朝官不唯慢上陵尊且罵辱本管長官亦有其罪請依律決杖一百從之○甲午 視事 上問倭人宗貞盛與諸島使送入支持便否右議政許稠對曰宗貞盛茂直茂秀彥七等四兄弟分據其島其待之之禮不可示以厚薄也 上曰總權柄者所使則獨厚慰之上策也然



不可遙度強弱而待之以厚薄皆待之如一可也若數遣使人不無其弊則從權以待何如禮曹判書閔義生對曰比年以來倭使頻數今年使人無慮一千三百餘人難以支持上曰頃者議以爲本國遣使日本不可頻數今則以爲每年遣使以觀其變而待之何也其更議之許稠又啓曰方今儒生不讀聖賢書專事彫篆能通聖經賢傳然後可以格君心之非是以議政府禮曹館閣大臣上疏以陳其弊上曰其議甚當予嘉納之然科舉製述其法已久不可輕改製述取士非獨本國歷代皆然抑不知風俗薄惡關於製述取人耶當予之時儒生之不讀聖賢書甚為愧恥其更議之刑曹參判鄭麟趾啓曰逆賊趙方暉之子孫與兄弟子孫並皆從賤考之律文無兄弟連坐從賤之文上曰唐太宗朝亦有逆賊兄弟不宜屬賤之議故我太宗傳教曰但置之外方而已永皆屬賤誠爲不可仍命下議政府擬議以聞○祈雨于北郊○乙未司諫院上疏曰爲人臣當止於敬爲臣不敬法所必誅元尹禮正尹智信綱俱以王室至親身犯不敬之罪固難庸釋殿下特垂寬典止黜于外曾未數年乃許從便仍賜職牒息德固極今又除授本職齒於宗親之列是雖恩愛之情殊無懲惡之意若曰年少戇愚本非



首惡之人當加寬恤之恩臣等以謂體智信綱年皆既冠且入宗學俱有學識豈不知大不敬之不可犯也乃黨於不道頽然故犯誠臣子之所不忍爲也既蒙 聖恩自便私第固踰涯分又受爵秩出入禁闥閒側朝著醜然自得大小臣僚誰不驚駭臣等竊恐如此則爲惡之人無所懲艾輕犯憲章者繼踵而起矣伏望 殿下渙垂睿斷收還爵命不齒宗親之列以快臣僚之望不允○司憲府上疏曰佛氏本夷狄之一法毀萬世之綱常而聖道之薰蕪也棄君臣之義絕父子之親謬起三途虛張六道遂使愚民畏慕禍福耗蠹生靈有不可勝言矣 殿下以天縱之聖諱熙之學其於釋氏之誕妄罔不洞照矣近者興天舍利閣乃 太祖所創 殿下不忍視其傾圮爰命修葺此乃 殿下出於先之誠心非惑於佛氏而然也居是寺者但收其田租亦足以資衣食而坐享其利也今當農月雨澤愆期之時不體 聖上宵旰之憂普勸檀越鳩集淄流糜費米布供佛齋僧謂之安居京外付籍之徒聞風雲合充街塞陌誣民以因果之說臣等聞此不勝驚憤勾執僧徒鞠其情由 殿下命勿推罪仍下傳旨與天興德有推劾事取旨施行且其使人毋得入門臣等聞命竊有感焉本府職掌彈劾凡大小臣僚之是非



百司庶政之得失莫不糾察雖宗室懿親政府大臣倘有所犯必先劾問然後聞奏施行彼僧何人必先取旨勾問乎是則待僧之道反居待懿親待大臣之上矣且本府禁亂之使於宮禁外無不入之處獨於兩寺不得出入以察非違則士女之往還緇徒之恣行亦無由摘拔而伏其奸矣是則非徒憲綱之有所不行抑亦有虧於治體矣臣等竊伏惟念 殿下萬世之懿範京師四方之儀表當此盛治之日若不禁絕以斷其疑竊恐四方之民轉相扇動波流風靡捨施求福小民之惑自此滋甚後世之論未知謂何如也伏望 殿下廓回剛斷特降愈音亟罷與天安居之會還收兩寺取旨推劾之命糾察之令依舊施行不允○右獻納皇甫恭啓曰興天寺舍利閣修葺韓事僧洪照貸軍資監米五十石特命蠲除此乃軍須不可濫賜遊手之徒况今年累月不雨乃以此米賑恤貧民不亦可乎 上曰人君之賜雖過此亦何不可况此甚小哉恭又啓曰李義山奸李振文之妻其罪不小國初相竊士大夫之妻妻者處以律外置之極刑者有之今義山依律科罪得保其生恩德極矣未幾還給告身甚爲未便 上曰若相奸士大夫之妻則其罪重矣至如甘同朝士相奸者非一此乃淫奔之女故其相奸之人亦皆蒙宥



受職予聞振文之妻彈琴歌舞淫恣無忌且義山八議之親命還告身  
予當考義山之罪更加商量○成均生負李永山等六百四十八人上  
疏曰臣等俱以庸資幸際昌辰棲跡芹宮游心聖學其於異端之說粗  
嘗涉獵矣夫佛氏之害固非一端無父無君毀人心滅綱常闢之而後  
可以興化也遊手遊食逃賦稅蠹民財汰之而後可以利民也故孟子  
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釋之者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又曰邪說害正  
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  
士師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古  
人所以辭而闢之如是之嚴者誠以吾道明則彞倫叙而天下治異端  
與則吾道微而天下亂也若使其道大行舉世從之雖堯舜復起誰與  
爲君哉是固 殿下素所明辨而取舍者茲不極論姑以今日之事言  
之伏惟 聖慈垂覽臣等竊聞人主萬民之表京師四方之本人主所  
好萬民慕之京師所尚四方效之觀感之機捷於影響可不慎哉近年  
以采水旱相仍丙辰以後饑饉尤甚民之老羸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是乃荒政賑救節用愛民之時也歲在丁巳重創興  
天大興土木供養布施多出府庫雖曰沒遊手之徒其供億之費出



自何地是必浚吾民之膏澤成無用之虛器臣等已有憾焉于時臺省  
進諫而 殿下辭以興天 祖宗所創不忍坐視其廢也臣等初以爲  
然寧知今日之至於此極也矧今農事方興連月不雨觀其氣候有同  
丙辰哀我人斯誠可憐憫興天僧徒乃於是時取民財利計出百端巧  
爲勸文每受懿親名押遍滿中外虛張詭誘以惑愚民無知之徒怵於  
禍福之說不計後日之飢餓掃蕩家產以充其欲於是竊吾民之資積  
巨萬之粟乃於大都之中大設安居之會公然不憚莫之知禁無貴無  
賤靡然從風飯佛齋僧舉國爭先富者之事猶云寄矣雖以貧乏之民  
亦且強爲終轉溝壑正猶蛾之赴燭而不自知悔噫京師風化之源而  
反爲香火之場則四方之趨向者將有甚於高髻廣袖矣苟有知識孰  
不切歎近者臺省具將此意封章庭爭臣等以謂國家之大幸也豈意  
殿下終莫之聽也非徒不聽又使禁軍步卒嚴守興天寺門羅列左右  
禁人出入其爲深固不啻九重之邃雖臺諫之紀綱不得到焉彼將恣行  
不義無所忌憚誰得而禁之反復思之雖於臣等之愚尚不忍也况於  
聖心乎臣等又聞前朝之季有僧懶翁以寂滅之教惑愚庸之輩當時  
推戴自爲生佛至屈千乘之尊拜匹夫之賤而國勢將傾吾道浸衰幸



賴有道之士絕其根株竟使自斃誠衰世之一大幸也恭惟我太祖  
康獻大王經綸草昧日不暇給猶慮浮屠之害嚴立度僧之禁太宗  
恭定大王灼知其弊革去寺社什存一二土田臧獲俾充軍需山陵之  
制亦不建寺其所以闢異端回世道之慮嗚呼至哉及我 殿下以  
堯舜之資承 二聖之統謂革弊之方當自內始於是先廢內願堂仍  
減宗門且令僧徒禁入城市年少之輩勿令剃髮是時僧徒斂迹縮首  
莫敢恣行臣等咸仰吾道之日升豈意異端之復興乎今者有僧行乎  
住止與天不鑑昔日之轍自謂懶翁之儔惑世誣民愚易風俗民之景  
慕無異懶翁雖以宗親貴戚不惜名位之重躬詣桑門恭行弟子之禮  
臣等每見如是扼腕腐心者有日矣今又竊聞以珠玉錦繡造成法  
衣而拂子禪捧飾用金銀又以金銀鑄成食鉢匙節念珠以賜行乎不  
識此言誠然乎哉臣等寤寐傷嘆不覺揮涕以爲方今民之於佛方信  
而或疑者惟以 聖上在上以吾道爲道而不以佛道爲道故也今行  
乎所賜雖於 聖心固無所管然僧徒之自誇者與愚民之方信者豈  
不曰 聖上猶然况其他乎於是上自宗室下至黎庶瞻奉施捨景仰歸  
依如恐不及人人欲爲弟子家家願被因果其勢益張罔有紀極是乃



教採升木決壅流注也爲吾道計者寧不重爲寒心哉况手金銀非我國所產請免金銀已懇懇於上國若使中國得聞此事將謂 殿下何如也矧又君舉必書請免金銀既書于策而金銀念珠繼書于後則千載之下謂 聖上何如主也儻曰行乎已得佛道然漢唐以下事佛者非一而未聞以佛力享國者也楚王佞佛而終致大獄之誅梁武事佛而未免臺城之餓則佛之無益於人國蓋可類推况乎清淨寡欲佛氏之教則爲行乎者八名山坐淨室衣衲絕穀以明其道乃其事也何可服彩服食精食誇耀閭里哉彼以滅倫絕理之道董陶援引移易風俗臣恐數年之後舉國之人淪於無父無君之教盡爲髡首之徒而人類滅矣今觀營繕僧徒新受度牒一歲之內幾至數萬則人類之滅兆矣是未必不自此僧召之也當前朝表李尚能誅懶翁以洗妖穢况於聖世乎伏願 殿下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下令攸司斷行乎一僧頭永絕邪妄之根則國家幸甚臣等又聞薰蕕不可同器真偽不可以兩立是以紫之亂朱君子惡之僭生於疑識者謹之吾儒之與浮屠其是非得失固不啻如薰蕕也三年考藝兩宗僧徒之選擬諸文武之科雖於國家待之之禮固有輕重然於設科試選之法則與吾道似矣故彼



亦自謂儒釋同風豈非紫之亂朱僭生於疑歟彼有乖於寡欲定慧之意則姑置勿論其與吾道並立於聖世誠有識者所共憤也又况設科所以得人得人欲其致用不識僧徒將何用而猶爲設科乎是乃無用之弊法而爲後世識者之所歎惜也臣等又有憾焉臣等歷觀諸寺每於門上特書掛榜其略曰主掌官禮曹承旨臣念祖奉傳旨以爲自今以後儒生遊於諸寺者即令禁之臣等不識 殿下崇重文教不使諸生慢遊廢學而有是榜歟抑將崇信佛教不使儒生活染三寶而有是榜歟曾謂禮曹儀禮之所出承旨爲王之喉舌而作爲斥儒之文掛諸沙門之上遂使吾儒之道反見斥於異端而莫之恤也臣等聞有國家者昇平日久則人物無虞不有夷狄攻伐之變則必嚮於佛老陵夷至於國非其國者有矣漢明梁武之事亦可鑑矣在今日盛世固無足慮若舊根未除則安知子縣萬世不有如漢明梁武者乎是大可虞也而廟堂大臣默不進言臺省言官諫而不懇其於陳善閉邪之義維持永因之道何如嗚呼古人有言曰創業易守成難自古國家之業積之百年而不足毀之一日而有餘是以伯益戒慢遊於大舜周公戒淫逸於成王誠以處太和之時持盈成之業有至可畏之機生於一念之忽也



恭惟 殿下即位以來小心翼翼勵精圖治從諫如流樂取諸人無有  
邪說亂其間矣式至于今敬謹之心浸不如初異端之害至於如此而  
莫之禁焉臣恐太平之治始虧於今日而臣民之望於是乎缺矣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伏望 殿下勿謂  
一念之忽無害於事一事之非何傷於治推至誠以法天行之徒勉自  
強以體君子之不息益堅前日之心永保 祖宗之業 上覽疏謂承  
政院曰今儒生敢將銳氣上言於君務要激切予當虛懷聽納然人臣  
諫君之語要須親切毋事虛偽予觀疏中數語未知其實其曰禁軍步  
卒嚴守寺門不知此令從何出也予所不知者也爾等其詳問之其曰以  
珠玉錦繡造成法衣拂子禪棒師用金銀又以金銀念珠以賜行乎則有  
由矣予昔者幸東郊及其回還入見孝寧大君孝寧時寢疾謂予曰予欲行  
佛事措辦不敷請予以助其費予聞老兄病中之語敢不曲從實非予之  
所賜也其曰營繕僧徒新受度牒一歲之內幾至數萬此未必不自行  
乎召之也繼云營行乎一僧頭以絕邪妄之根不識受度牒僧人一歲  
內果至數萬耶行乎何罪乃得遽殺歟且行乎不來之前願受度牒者  
多矣獨歸各行乎無乃不可乎若曰敬謹之心浸不如初異端之害至



於如此而莫之禁焉則予今老且病矣豈無庶政之不如初乎然闢佛  
一事則昔予即位之初或令文臣寫佛經今則但從老兄之願耳固無  
事佛之舉謂其異端之害有甚於古亦無乃不可乎凡此數語皆無稽  
不切之言也予欲劾其罪何如都承旨金墩啓曰儒生本是狂簡不識  
國家之政姑將所聞率爾成章只以言之激切爲心不以言之恭順爲  
念此乃尚志之士不可加罪乞垂優容 上曰疏中所言雖不合予所  
爲予何逐條皆責乎爾知此言慰諭以遣 上又謂承政院曰興天安  
居之會僧數幾何其弊果至於儒生所言歟墩對曰臣曾聞僧徒不過百  
餘 上曰予聞數至五十其執事之僧不與焉○戶曹啓續戶典頒祿  
條云仕官月久者初番頒賜前正月內二番頒賜前七月內在喪物故  
未經逝差則在喪者依科給祿物故者依科數以豐儲倉米給之今夏  
孟朔頒賜前四月內冬孟朔頒賜前十月內在喪物故未經逝差者亦  
依六典施行 從之○僉知中樞院事李藝啓臣切審倭人受宗貞盛  
宗彥七宗茂直等書契而來者非皆對馬島之人間或有不事農業以  
盜竊爲業付托對馬島船而來者若受佐志殿志佐殿薩摩州石見州  
大友殿書契者亦或偽造而來姦詐之徒多方托故其來絡繹因此



供億浩繁丁巳戊午年間公邊各官米穀其費頗多今又輸各官米穀  
散糧之弊亦且不小將不勝供億甚爲可慮請厚賜宗貞盛小二殿使  
禁斷其弊志佐殿佐志殿薩摩州石見州大友殿等處受書契文引詐  
僞者請別遣使于大內殿使之隨宜禁斷下禮曹○義禁府啓李山斗  
嘗守蔚山盜監守錢糧律該杖一百流三千里命決杖九十配咸吉道  
四鎮○丙申禮曹判書閔義生等啓今當農月元陽不雨民生可慮乞  
依宋太宗因旱遣使諸州決獄故事遣使諸道審決寃滯 上傳旨議  
政府曰丙辰之旱遣使決獄或至秋而未決又或遷延數年徒爲煩擾  
不切於救旱然遣使決獄其意則美矣擬議以聞領議政黃喜等僉議  
曰遣使決獄徒爲煩擾淹延歲月不切於救旱誠如 上教無已則宜  
放常赦所不原外徒以下罪人 上曰徒以下罪人保放推鞠之命才  
下而又令釋之似爲未便○右獻納皇甫恭啓曰今聞以造鹿角城所  
餘松木賜興天寺赴役僧以爲炊飯之需臣等竊謂今因曠乾諸處營  
繕悉令停罷獨不停興天之役請罷其役以其松付司宰監以資國用  
且孝寧大君女誓李墅年纔十一而拜副司直幼弱之人勿除官職六  
典所載請待年長 上曰松木則未知蠶室之盡用而賜之今已盡用



僧何用焉李墅年雖幼弱實中朝儀賓也以儀賓而授六品職何不可  
 之有且前已有例獨於墅而廢乎恭更啓曰武班乃侍衛之職不可以  
 幼稚之人授之也待成人之日授之未為晚也宗親女婿比之於駙馬  
 有間矣敢來啓耳 上曰年少稚兒勿令除職之法在 太宗之時限  
 以十八歲及子即位又限二十歲因此幼稚之人不得濫受職事誠美法  
 也然墅連姻宗室不可與他人比以宗室尊長之誓年雖幼弱授之職  
 事亦奚不可今汝等以不得侍衛為言若授以敦寧府職事則汝等其  
 將何以○上謂承政院曰予更思學生之疏大抵人臣進諫於君若言  
 其實則雖至極言固當矣至擬以楚王之族滅梁武之餓死實為大過予  
 欲鞫問其由爾等以為何如都承旨金懷等啓曰今此狂簡之士不識  
 大體徒尚其志但聞事之端緒不知虛實敢言極諫欲使君上感激而  
 聽納也非有所懷而發也請勿鞫問姑召倡謀者二三人問其所言然  
 後 上裁施行 上曰今儒生以無實虛事徒為大言以揚吾之過大  
 為不當然此儒生徒欲極諫於君期望聽從而過為無實之言也非有  
 懷詐而然也予姑優容爾等其知之○司諫院上疏曰易曰不傷財  
 不害民論語曰節用而愛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軍



資之設本爲餉軍食賑飢荒其歛散之方載在元典至精至詳理宜遵  
守不可墜失近年以來旱澇相仍民不粒食 陛下軫念九百用度靡  
不減省以備不虞其愛民節用之意至深切矣臣等近日伏聞傳旨舍  
利閣幹事僧洪照所貸軍資米五十石悉令蠲免臣等竊謂幹事僧徒  
依憑佛事扇惑人民侵索財物圖濟已私者十倍然後營辦其事乃其  
常也今洪造於舍利閣修葺雖曰幹事材瓦則公家所需工役則受度  
僧徒供億則大小人民稱爲日齋爭持饌飯自始至終略無虛日以此  
觀之則洪照之功實無毫髮之助厥初貸糶之時安知今日特垂蠲免  
之命彼必誑誘收歛以備還納之資雖刻日督納可也况今正值農月  
元陽不雨旣失播種之期又無麩麥之穗歲之豐歉尚未可知是以  
聖上深慮禱神閔雨猶且風日熾烈略無雨徵正是節用裕民克謹天  
戒之日也臣等將上項米石計其用度給軍食則三百七十五人十日  
之食也賑飢民則無慮千人十日之命也况我國北連野人三邊濱海  
戰戍之備給餉之需固當所念連歲旱暵賑飢之方尤不可不慮乎古  
之人君愛一嘖一笑雖有弊袴不敢輕以與人以待有功者今米五十  
石豈特嘖笑弊袴哉何可委諸鬚徒以爲無名之費乎臣等聞命實有



憾焉伏望 殿下俯察臣等一愚將洪照貸出米穀勿令蠲免以充軍  
 需以紓民困不允○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伏觀 主  
 上殿下以神聖之資撫盈成之運勵精圖治期至隆平者二十餘年矣宜  
 其教化行而習俗美和氣應而年穀登刑措於不用治臻於於變也而比  
 年以來套陽不調而天灾相仍饑饉荐至而黎庶怨愁風俗薄惡而幸  
 犯網常盜賊滋熾行旅相戒未副 殿下願治之盛心其故何哉臣等  
 俱以不才獲叨侍從慨念于此反復籌之敢以管見陳之孔子曰既富  
 而後教之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是以帝王之治先自  
 富民始吾東方山川居多而可田之地既少土性踈惡而生財之利亦  
 寡歲雖豐稔民尚不瞻况加以潦旱而游手日增者乎徃者丙辰之旱至  
 為慘矣而國家罄其宿儲勞於賑恤然後民得僅保猶未復蘇而今者  
 浮費甚多山戎島夷或稱朝聘或因販貿絡繹而來尚數千人糜我民  
 食此誠不可拒而亦不可不為之慮也又有甚者焉在四民之外而盜  
 四民之資者莫僧徒若也鼓其幻術而誑誘朝野托為善緣而縱肆貪  
 饕實國家之蠹竭生民之蠱賊歷代以來幾誤人國家天下耶我 太  
 祖龍興深鑒其弊度僧之法緣化之禁載在令甲

太宗繼述減寺院



而收臧獲以示澄革之兆至我  殿下尤加裁抑緇流之弊十去七八  
自往歲漢江水陸之設檜巖大會之後僧勢復振其貪饕者受至化疏  
爭趨貴戚之門勸誘同願貴戚亦以為福利所在悉從其請賫至中外  
富家且誘且脅其佞佛者信而悅從雖不欲者畏而勉從佛事之興遂  
濫觴于茲矣  殿下以興天之塔  祖宗所囑慮其傾圮不得已而新  
之既新此塔則斯可已矣彼僧行乎何物也而至煩驛召置諸興天給其  
供億遂使都人皆目為真佛上自宗戚下至民庶爭先瞻禮施捨驚惑  
視聽又於是寺大設安居而賜以廩粟張大其事雖憲司不得擅繩濫  
惡無賴之僧處于閭閻之中恣其所欲無有紀極其耗蠹之害奚可勝  
言借曰興天之費出於化緣庸何傷乎然其所得者非從天來皆由民  
出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彼則在此與天半月所費可以活數州之  
饑舉此一寺以計其餘則在在僧徒暴殄民產奚啻萬萬也哉農民終  
歲勤苦先罹饑莩髮徒四體不勤而坐飽民血誠可痛心國家又因興  
天之役曰某司可葺某司可創僧徒亦謀自利曰某橋可修某橋可作  
遂興工役度僧無筭雖髻鬣之童亦皆受牒遂使遊手半於農民或以  
為彼私剃者既不能防遏則寧一役之而放度也嗚呼其亦不思之甚



也豈可以姦氓之不率而反毀法以從之者乎臣等竊聞將印截經安  
于興天營辦之需其費不貲緣化之僧分往各道化楮造墨騷擾民間  
爲害滋甚其經之舊存者尚不披覽委爲塵腐今縱不能火之其可費  
財煩民復成無用之物乎夫遊食者多則民生窮民生窮則怨咨與怨  
咨興則和氣傷和氣傷則災異臻於是獄訟煩而盜賊起此必然之理  
也聖賢謂邪說誣民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過論也臣等於釋氏之  
事或疏諫或口奏至再至三但臣等不才未能感動 聖聰待罪有年  
伏見國家自丙辰之後公私所儲無幾而今又旱暵氣候異常黎庶嗷  
嗷歲事豐歉尚未可卜謹天戒而恤民隱崇節儉而省冗費此其時也  
禱雨群望只舉故事而輦穀之下縱使浮屠鳴鐘擊鼓群聚糜費是豈  
仰蒼天戒之道哉不幸而復有丙辰之災加以師旅之興則將何以處  
之 殿下洞照釋氏之誕妄固無崇信之心矣然民見今日之事豈以國家  
爲不信奉哉此臣等所以尤切痛心者也如夷獠館穀之費固不可祛  
也浮屠之弊豈誠不可祛之者乎伏望 殿下遵 祖宗之法抑夷狄  
之教亟放行乎于山以絕民惑先罷安居等事施及四方以祛冗費又許  
法司依舊糾察以嚴邦憲濫度僧人年四十以下者悉令還俗歸



之南畝以增軍額則遊手者日少務本者日衆矣臣等又竊念國家經費比舊爲繁試以祖宗朝用度而參較之則可知已臣等願省工作而寬民力節用度而廣儲蓄禁奢華而崇儉約苟能行是數者則期以數年六氣調而五穀登民產足而恒心存教化行而風俗醇囹圄可空盜賊可息太平之治可以馴致矣臣等又念成均學生等目擊浮屠之弊抗疏切諫雖其所言間有過當者其言之直實者即加採納昭示俞音以廣言路上覽疏謂承政院曰興天僧徒祈雨可停乎否行乎之住於京寺皆曰不可予欲使之還山然時方盛暑艱於行步姑待秋涼都承旨金玉墩等啓曰興天祈雨雖祖宗所不廢何必以僧祈禱然後得雨哉停之爲便行乎住京寺臺諫及儒生爭相庭諍須令速還以副輿望况行乎之心安於山而不安於京今住興天亦無所事時雖炎熱可從其志何待秋涼且臣等以爲興天安居臺諫及儒生與夫集賢殿紛紛上疏前後相望姑停安居之會以爲慶讚之需何如蓋慶讚祖宗之所爲而舍利閣重修後必欲行此禮與其今日安居而廢慶讚之故事孰若設慶讚於異日乎上曰興天祈雨宜可停之行乎亦當遣還第其宦者裴萱初與此僧偕來今亦欲使萱伴送萱近日如松京未返



已使人促萱矣且安居非大佛事僧徒住寺豈可無食既食而生則非安居何以哉在 太祖朝尚有冬夏安居安居之會予謂無傷也今若罷會則興天之僧將何食焉金墩等啓曰興天之僧安居以前亦且能食今雖罷會何飢之有果若罷會諸山客僧盡還本寺唯餘素住之僧而已豈至艱食 上曰予更思之○以早放還貶竄者鄭繼興等三十人○丁酉命雨澤浹洽間停常參○以早沉虎頭于漢江楊津朴淵○行聚巫蜥暢祈雨○降各道岳海瀆名山大川祈雨香祝○命傳文昭殿外各殿各宮進酒○傳旨禮曹於興天興德兩寺托以日齋等不緊之事雜人出入者或有之自今並皆禁斷○刑曹啓前參議高得宗既受冒濫之罪謀欲報復憲府誣構大司憲南智聽其婢陰嗾造飾上言冀免其罪請依律論罪○司諫院上疏曰罰以懲惡國之常典庶以守已士之大節庶恥道喪四維不張賞罰失當邦典有虧頃者高得宗以戶曹參議奉使中朝不念聖朝委任之意乃懷賞賚利己之便將通事分例衣服段匹冒給其子正道固已不廉矣及其回還復命之日隱其情由終不啓聞其欺罔亦甚矣憲府因府吏申告推問詳明得宗承服無辭本府按律以聞 殿下特屈刑章只罷職事聖恩罔極竇



典實深爲得宗者固當深感 上德悔過自新之不暇曾不是思反對  
推鞠官吏將無據難明之事据旃構辭令其妻上言至曰因妾陰啖謀  
挫憲綱其心術回譎貪饕無恥莫此若也得宗雖產自荒陬不足多責  
然北學京華既登科第又躋臚仕非他憎頗無知之比也旣不能廉以  
自守輕犯憲章又不能悔心自悔忿然上言其欺罔無恥包藏陰譎之  
罪誠不可不懲也伏望 殿下曲垂睿鑑依律科劄以戢貪墨以戒後  
來命追奪得宗告身○戊戌 上謂都承旨金墩曰予心爾旣知之矣  
孝寧大君久患沉痾今雖小愈一動身心病必復作予於前冬自東郊  
過大君夜半氣暫寔和必是見我動身之所致也然心懷敬予不令予  
知之予因人乃知後又會宗親于思政殿予見大君辭氣和平午後眩  
暈肩輿還家亦是動身之致然也予憫兄老且病令不赴朝列須見我  
之時亦須日晏自東郊相過之日老兄請予曰僧行乎隱居山中臣煩  
上請來今已累月矣欲造袈裟禪捧佛子水精念珠等法物以贈之但  
以財力不敷爲恨耳予意以爲老兄病中之請不可不聽也水精念珠  
功費頗多令尚衣院造銀念珠所費不過二十兩并造禪捧佛子及袈  
裟材送于老兄耳不是以金飾也成均館生上書謂予賜之眞虛語也



予使人問於大君亦無金飾也集賢殿儒生之言雖不至於館生之造  
師亦未免浮華之語臺諫亦上書言之予亦已許行乎還山矣然大君  
近來頗好佛病中夢見佛請云我病若可愈則舉臂以示之若不永痊  
則請不舉臂於是佛舉一臂以示之自是病乃漸瘳酷嗜行乎以爲真  
佛且致敬禮近因儒生上疏使人問於大君曰欲令行乎還山何如大  
君荅云不得已則可令還山今聞大君以爲老僧穩居深山不求聞達  
我於病中頗欲相見去年夏煩上令行乎觸熱到京今又因儒生之片  
炎熱方熾促令還山老僧在途慮生疾病老兄深以爲憂予恐老兄心  
勞而疾復作也然予已許臺諫曰將令行乎還山矣今若留之則臺諫  
謂予何欲以紗羅紵布遺大君今大君贈行乎以送之以慰老兄之心  
何如爾亦儒者也必不好佛然非他在外儒者之比已知予心行乎到  
京今已以矣予一不相見予豈好佛也哉爾更商確以啓墩對曰大君  
之心既如此矣不可不慰 殿下雖許行乎以還山今未定發程之日  
姑留夏月以待秋涼發還舊山可矣若求留不還則是失信於臺諫也  
如給衣服之材在 聖上所裁耳 上謂墩曰爾能知予心矣予聞爾  
言予計決矣大慈菴亦是山也使行乎不在京中而在大慈以過夏月



乘涼還山無乃可乎予當如此處置耳○行太一祈雨醮○右獻納皇  
甫恭持平鄭孝康等啓高得宗之罪重矣而 聖上特垂寬息只黜于  
外前日上疏請依律科斷但收告身勿令出外使得宗自便私第固無  
懲惡之義得宗雖海外之人元自鬻稚來學京都捷科第位至堂上官  
故犯邦憲頑貪無恥豈可以海外之人寬假也○已亥 上謂金墩曰  
予已令人告大君大君曰近者儒士共斥行乎臣不得已以爲令行乎  
還山可矣然恐老僧在途暑氣爲虐或生疾病今聞 上教此臣之所  
願也喜不自勝至於涕泣予因爾言計已決矣爾將此意以諭臺諫何  
如墩對曰臺諫不更請則不必諭也若更請之則臣當詳諭之○祈雨  
子社稷○司憲府司諫院交章曰釋氏以無父無君之教離世絕俗之  
道蠱賊我良民養燕我正道誤人國家固非一端近者興天寺僧妄謂  
舍利閣之修乃吾道復興之機爭言禍福扇惑人衆不計豐歉多聚米  
布乃於大都之中特設安居之會大小人民惑於邪說爭趨舍施其不  
畏邦憲耗民作弊不可勝言也而 殿下命臣等若曰今興天興德兩  
寺如有作拿推詰事必須取旨而後乃問臺諫使令不得入門臣等以  
爲僧徒既非八議不必奉旨而後勾問使令專是禁亂固無不入之處



苟借徒無可詰之罪則使令亦無恐動之理未審何爲而有是命歟且軍資米穀本爲餉軍賑飢而設也其歛散之方不可不謹舍利閭幹事僧洪照所貸米五十石悉令勿徵臣等以爲上項之米實是民膏不可輕與遊手之徒以爲無名之費也分土作貢國有典則山陰陝川二郡所納鐵器從僧惠會自願代以正鐵臣等慮恐收直之際姦僧憑藉天威貽弊不貲矣藏義洞積在松木給付興天寺僧以爲炊爨之柴此誠微物不足惜也彼僧何緣將此瑣事以瀆天聰乎臣等又聞大學生徒上書有曰以珠玉錦繡造成法衣拂子禪棒飾用金銀又以金銀鑄成食器念珠以賜行乎此雖狂僭之士難信之言果有此賜愚民則效尚何足恠臣等又聞將印藏經以安興天緣化之徒遂成勸文受押懿親分徃各道化楮造墨搔擾民間爲害滋甚臣等以爲經之舊印亦且不少豈可糜費以成無用之物况印經之禁載在元典乎度僧之法亦在令典防禁甚嚴歲自戊午以至今今年役僧給牒無慮八千餘人維彼緇徒冒禁剃髮固已有罪豈可縱釋不論又從而度之以毀成法乎軍額之減民食之耗職此之由臣等竊伏惟念節用愛民王政之所先未有傷財而惠及於民者也惟我國家南有島夷北連野人戰守之備館穀



之需誠今日之所急也然而遊手逃賦之輩成群結隊耗民蠹財上自宗戚下至黎庶靡然從風如恐不及捨此不禁其流至於蕩盡資產轉于溝壑而後已也豈不有累於 聖上文明之治乎矧今自春徂夏連月不雨豐稔之期尚未可知 聖上軫慮減膳閱雨靡神不舉其所以謹天戒者至矣何獨於僧徒費財害民之事莫之禁歟非徒不禁旬日之間爲僧之旨多矣事由雖細所係匪輕此臣等所以寤寐不寧而敢冒 天威者也伏望 殿下渙發俞旨特垂睿斷興天興德二寺居僧許令臺諫糾察如舊安居之會藏經之印即命停罷行乎所受之物悉照所貸之米亦令還納惠會納鐵不許從願其度僧之法一依成憲施行以副臣等之望以著從諫之美 上覽疏謂曰金銀念珠之事大學生已言之此非予所賜之物初欲罪之終乃優容爾等豈不聞之而猶以此爲說乎印經之弊若於諸事未辦之前言之則吾當停之今則諸事已辦何可已乎安居之會外方諸寺無不皆然何奈獨禁於京中乎有寺則有僧有僧則安居若欲痛禁安居則先毀寺社然後乃可持平鄭孝康獻納皇甫恭啓曰大學生上疏者無慮六百餘人矣臣等切意此輩雖童稚皆士家子弟聞見甚廣豈以虛事上言哉故臣等敢言耳果



如儒生所言則金銀乃我國禁物請令還收孝康又啓曰其印大藏  
臣等若早聞則何忍舍嘿近以安居事由問諸禪宗僧海蘭海蘭語及  
印經之事又於集賢殿上疏有陳藏經模印之弊臣等因此始得知之  
外方安居則臣等未及悉知然都下佛事若今不禁則彼外方何以禁  
諸 上曰金銀念珠予既曰非予所賜今爾等曰果如儒生所言請令  
還收則是反以予言爲不信也古之人臣進諫於君者未有若是其慢  
也俄而又謂承政院曰承旨誤聽耶將命者誤傳耶果臺諫真有是言耶  
左副承百許詡啓曰臣初意皇甫恭乃以此意啓請今聞 上教更思  
之恭言必不如此臣於其時不會更質實臣之罪也 上曰以爾誤聽  
啓之何必更問於臺諫○庚子命成衆官內年六十歲以上人各司箇  
滿吏典內年四十歲以上人三軍甲士五品內年滿六十歲以上人諸處  
諸負使令及奉常寺武工樂工義禁府都府外三軍近仗防牌攝六十  
內年滿六十人等其速具錄以啓蓋因旱將欲去官也○辛丑夜微雨  
○左正言李禮長啓今還給柳殷之告身殷之一家醜行莫甚上初慮  
汚染風俗合門放黜于外今命還告身使齒於宰樞之列今雖因旱施  
息然豈盡還告身哉乞還收殷之告身 上曰緣坐之法自古所無至



後世謀叛大逆特用緣坐殷之見黜非身之罪雖列於宰樞何害於義乎○命姑停印大截經從臺諫請也○議政府啓冬至正朝天道大變而遇陽長之候故行大朝賀每月朔日天道小變而遇新月之候故行小朝賀閏月朔日則月建無他辰而正當本月中氣也又行朝賀是一月再行也閏月取餘分而成非別成一氣者而實附月之餘日也閏字從王居門中天無是月也豈亦以非其正氣故也古之有天下而非正統者稱閏位則閏之非正亦明矣且此爲禮之大節當依古昔聖賢之制而行若古有行之者則歷代典籍豈皆不著乎乞質問中朝然後行之

從之○傳旨禮曹今當農務最緊之時累月不雨庶幾格天以救旱暵敬老之禮亦當舉行其耆老男婦除授一依乙卯六月二十一日教旨良家九十歲以上自身八品元職九品以上各陞一級百歲以上自身至元職八品者六品元職七品以上各超一級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准是賤口百歲以上男授七品女封爵並免賤九十以上男授流外九品女封爵亦免賤○傳旨刑曹中外犯徒流一應收贖人等或甚貧窮不能輸納或舉家逋亡不得推徵因此無罪一族以至隣里並被徵督實爲未便自本月二十四日以前犯徒流收贖人二分已徵一



分未徵者勿令畢徵其二分未徵者及專不收納者待來秋亦只徵二分○行風雲雷雨三角木覓漢江祈雨祭○行昭格殿祈雨醮○壬寅兩○持平宋翠啓柳殷之不能齊家有累聖治其罪大矣今還給告身朴好問酷刑殺人罪在不赦而 殿下特垂寬仁崔道源曾犯重罪收其告身二十餘年一朝遽令還給皆爲不可請還收殷之道源告身好問依律科斷 上曰古之聖人不用緣坐之法至後世謀叛大逆只用此法我朝緣坐之法之非臺諫已曾論請殷之罪不在已雖復齒於宰樞之列豈有人之詆笑哉且中朝邊將或至三十餘年未見逆代是豈皆無過哉特待將之道不與他人同故雖犯罪惡尚從寬典耳若曰朴好問無將帥之才則罪之可矣有將帥之略則不可輕以罪之也崔道源之罪予非有意而至二十餘年不給也今見其子上言感激賜之然當更思之翠更啓曰柳殷之身爲家長一家善惡皆由已出不能防閑子孫以至毀人倫滅綱常臣等以爲子孫所犯之罪小而殷之不能正家之罪大何不懲殷之以爲萬世戒哉且子孫分門異處汚犯綱常而其家長尚不逃罪况殷之子孫同處一家乃有醜行實殷之不能齊家之致也朴好問以法刑人人或至隕命則猶可恕矣今以大杖毆殺是



志在傷人其罪實爲故縱若不罪好問則後之邊將恃 殿下寬仁枉  
刑犯法者比比有之矣須罪好問以警其餘且朝中武略之士賢於好  
問者多矣雖罪一好問朝豈乏人手再請不允因傳旨議政府曰崔道  
源得罪收告身二十餘年予見其子上言感悟而給之今憲府請還收  
之何以處之政府僉議啓宜從憲府之請即命還收道源告身○以金孟  
誠爲刑曹判書鄭淵中樞院使韓確判漢城府事楊厚戶曹參議朴堧  
工曹參議○命放還譚○癸卯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兀狄哈斡朶輪  
衛指揮同知都隱土所遣指揮甫也大速塔兒何衛指揮阿羅孫所遣  
指揮阿下兀里奚山衛指揮同知吾知其所遣指揮同知沙伊間指揮  
僉使阿下可等隨班獻土物 上引見甫也大阿下可沙伊間等曰爾  
等將好意遠路艱苦而來甫也大等對曰特蒙 上德受廩餼騎驛馬  
而來不知辛苦 上曰予知汝好意甫也大對曰我酋長云南方有大  
國不可不歸順遣我等以獻薄物 上曰爾意甚好甫也大等扣頭而  
退命饋之○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啓有事變則放信砲轉相知  
會若逆風則不得相聞請預先積柴有變則或放信砲或火積柴以應  
賊變從之○承文院提調啓本院錄官及兼官等吏文所讀書前此每



月季只啓通不通故懶學者間或有之自今每月所讀其書幾卷幾張  
備錄以聞及年終通計一年所讀以爲陞黜何如吏文生徒不分肄訓  
導官故全不用心教訓請自今生徒悉令分肄專委教訓每當褒貶時  
訓下生徒所讀書多少及通不通分數參考施行下禮曹○傳旨司憲  
府漢城府京市署市裡殘劣人等所賣之物減價抑賣者嚴加禁斷○  
甲辰以旱巷市○右獻納皇甫恭啓柳殷之家道不正朴好問枉刑殺  
人臣等將具辭陳請聞憲府之諫而止乞從憲府之請 上曰殷之告  
身不可還收好問事則憲府已知予意勿復更言○持平宋翠啓柳殷  
之家道不正罪在於己殊異緣坐之例請還收告身朴好問枉刑至於  
折骨而死極爲殘酷况新設四鎮人心未固而如此枉法甚爲未便請  
勿赦以懲其餘 上曰以法論之果如爾等之言然予意不可回也司  
憲府上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帝王之恒規而國家之常典  
也柳殷之少有豪俠荒淫自恣日以歌吹爲事閨門之內淫穢之行有  
同禽獸其家之不正伊誰之致然也頃者闔門放黜屏諸于外其旌別  
淑慝之意移風易俗之道至矣盡矣曾未數年放還于京尋又賜告身  
俾將齒於宰列允有耳目莫不驚駭判會寧府事朴好問不勝一時



之忿拘執石金濫用大杖至使三人更相亂打以至折骨殞於非命其  
殘酷莫此爲甚 殿下第以邊將特垂寬典未減施行臣等以爲殷之  
淫穢無節好問慘酷不仁淫穢之行累及聖化不仁之弊害及民生所  
係非輕不可不懲近日 殿下憂旱慮有刑罰失中怨譴或與大需鴻息  
悉遺告身然殷之荒淫放恣自速其辜廢錮終身固其宜也何刑罰  
失中以致愁怨好問職兼字牧之任不體聖上欽恤之意依勢立威枉  
殺人命遂使無辜含怨地下其所以召怨咨傷治體甚矣且曰好問有  
禦侮之才守邊之任固難其人以我堂堂聖朝濟濟多士豈無裕於好  
問者矧今四鎮之民遷徙未久民心洶洶豈可授之殘暴以病我國家  
元氣乎伏望 殿下廓回剛斷俯循輿情還收好問之職牒終身不齒以清  
汚俗又將好問依律科罪以警酷吏不允○禮曹啓忽刺溫野人實  
非誠心歸順希望恩賜詐稱衛名賫無印信書契而來者絡繹不分真  
僞接待未便且供億之弊不貲請自今有印信書契者則依舊上送若  
賫無印信書契者則咸吉道都節制使勿令上送特加厚待仍給土物  
遣還雖無印信不得已接對者則量宜上送從之○遣敬差官于對馬  
島其事目曰一使送船分大中小及小小船大船則格人四十名中船



則三十名小船則二十名小船則十名定爲常數一依定數給糧其數外人不得許給糧之意開說一宗貞盛曾有約云無文引人勿令許接其後無文引人而來者頗多今後堅禁事開說一諸處使送人賫來書契間或有偽造者宗貞盛及各人處戊午己未年間書契度數及人名檢數書去開說以考真偽一持各人偽造書契及塗抹書契開示一陸地諸處使送客人等所持書契不分真偽皆給文引出送未便今後書契覈實後乃許文引事開說一諸處與利客人等絡繹不絕久留京中或累月經年不即買賣其弊不小今後所持之物多則二月中則一月小則二十日定限之意開說一宗貞盛凡人物在逃者即追蹤請還外久遠人物毋得請還已曾定約其以久遠人物請還而來者不許接待如約還送之意開說一宗貞盛外各人文引書契痛禁事開說一對馬鳥及諸處各人出來時乃於前定三浦均分送出且書契內書其浦名事開說一宗彥七宗茂直等不受宗貞盛文引使人未便今後無宗貞盛文引則不許接待事開說○傳旨忠清黃海道觀察使今年因旱兩麥不稔如今民間穀貴慮或有饑饉之人悉心措置毋使饑饉且以當時所見所聞姑先啓達○乙巳傳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刑



罰不中寬抑莫伸今四月二十八日以前常赦所不原外後罪以下已  
結正未結正並原免○雩祀祈雨○畫龍祈雨○丙午還給高得宗告  
身以爲日本通信使○議政府啓 祖宗設濟生院屬之臧獲者專爲  
救療病人也近年不顧本意藥材種養採取視爲餘事其奴子定爲官  
吏根隨病人救療慢不加意遂使我 祖宗良法美意徒爲文具甚爲  
未便願自今根隨及各處毋得定送諸般鄉藥並皆種養山野自生藥  
材趁節採取凡有病人隨其所求無不施之其藥材種養採取多少施藥  
勤慢今憲司每當季月檢點從之○丁未夜雨○親傳朔祭香祝○五  
月戊申朔上親行文昭殿別祭王世子亞獻○宗貞盛遣都古麼豆等  
十七人佐志源胤遣而羅沙也文等二人周布兼貞遣汝每仇羅等三  
人來獻土物○己酉右獻納皇甫恭啓曾以崔井安爲平安道都節制  
使李箴軍官者井安乃儒生所以參掌文筆也今李鳴謙爲都節制使  
經歷雖無井安可矣何必遣二儒生虛費公廩哉且仄聞箴與井安圖  
議庶務不使鳴謙知之是或陰謀作弊也請以武士代井安上曰遣  
大臣以寄方面則所言不可不聽初箴薦井安帶行予乃從之若其時  
臺諫諫止之則猶可也今爲軍官月月已久汝等來諫之志則善矣而



所言迂矣雖二儒俱在幕府有何糜費○庚戌初傳旨議政府曰大明律謀反大逆條允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並免緣坐之罪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三千里安置本朝斷謀反之獄依律文兄弟皆沒爲公賤然其中付正案者依六典其子孫永爲公賤而其不付正案者自依律文更不屬賤實爲不均况律文本意以兄弟給付爲奴而兄弟之子則流三千里安置今拘於正案兄弟子孫永爲賤口亦爲未安有如趙方暉者曾犯謀反其兄履中沒爲濟用監奴已付正案故其子女永爲奴婢其弟二人幸以其時年幼得免沒官故今其子女亦不舉論如此之類情法可疑其擬議以啓至是右議政許稠七替成申稟右贊成李孟昉左叅贊河演右叅贊崔士康等議曰今觀律文本意緣坐之人皆從親踈而定罪趙方暉之弟二人律當爲奴而脫免今既現露當依其兄履中例屬賤若履中之子及二弟之子於方暉爲姪流三千里安置明著於律並屬公永爲賤口有違於律方暉被罪之時假使兄弟有子有孫則兄弟當爲奴其子當流三千里安



置其孫勿論今以其父屬公并以其子永爲公賤則非惟有乖於律前  
後宐罪之意亦爲相背况本朝公私賤役使之法疑與中國不同中國  
雖以犯罪人給付功臣之家恐未必世爲賤役今以子孫永作賤口於  
律亦似不合臣等妄意姪等當依律流三千里安置然此人等當初被  
誅時未生今追錄遠流情法未安請以履中及二弟之子毋追屬賤方暉  
之弟二人依律文屬賤從之○以高得宗僉知中樞院事○初臨瀛大  
君璆悅娼妓錦江梅以爲妾又奸內資寺婢莫非後莫非入爲中宮侍  
女又私焉又悅中宮侍女仁壽府婢金叱知常相目挑至是 上知之  
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密議又議于都承旨金墩收奪璆告身還  
錦江梅于本鄉公州莫非金叱知並定役本司宦者金田乙决杖一百  
充軍又奪樂工安莫同告身配本司苦役收鷹人金興告身充軍皆導  
璆宣淫者也自隸丘史並皆收奪 上欲安置璆於遠方又置田乙極  
刑喜稠請從輕典 上許之故有是命璆不好學問沉淫女色 上性  
嚴教諸宗親及諸子以義方稍有所犯必加譴責故皆不敢恣行不法  
璆乃以女色再受譴責尚不悛改○傳旨吏兵曹曰今除授九十歲以  
上老人男女等告身爵牒其速給且勿令親受京中則使子督弟姪代



受外方則送于觀察使使送于老人所在官亦依京中例代受並令除謝恩○傳旨禮曹今中外大小老人授流內官者依乙卯七月二十八日教旨隨其品秩皆著紗帽品帶如其不欲不必強之又曰前者命今九十歲以上老人其悉具錄以聞然予慮夫前此受職人及受賜米人不并啓達者或有之矣前此受職九十歲以上及百歲以上人與夫受賜米九十歲以上賤人等其令移牒各道並錄以聞○知中樞院事權躋上疏曰臣伏觀今年旱暵尤甚 陛下軫慮禱祀肆眚允所應天勤民之道靡所不至而天且不雨臣竊念災變之來雖不可以指言某事之應亦不可以歸諸天數而謂無感召也殺孝婦而三年槁旱戮無罪而六月飛霜前史所載昭然可考用刑之際甚可畏也方今 聖上在上群彥登庸安有濫刑無辜而傷和致災者乎然旱乾如此豈無所因而致然歟臣今以管見條列于後伏惟 聖慈垂察一京外大辟刑曹詳覆司詳審傳報議政府擬議然後啓聞三覆施行可謂精矣其餘徒流以下之罪京外官只令差備檢律照律定奪又律無正條比擬論斷者過半夫委一檢律考檢比擬豈無差失律不當罪雖受一笞豈無冤抑又京外官或不用檢律所照任自照斷檢律固執不可而不勝者亦



多有之况京外官所治非獨斷獄庶務最冗或未暇致精者比比而是  
謹考唐宋之制有刑部大理寺審刑院議刑之官非一今司律院皆出  
業之人別無所職有提調有提舉別坐若外方則勢有難者乞將刑曹  
司憲府漢城府義禁府所決文簿送于司律院按律論斷各報本司各  
其司依常例施行庶得詳盡而益廣欽恤之仁一刑曹司憲府漢城府  
都官等司訴訟者元隻俱造考覆不難而緣其司事務煩劇年久未決  
以致冤抑者或有之矣乞令各司姑停他事盡將上項年久未決者剋  
日決了以伸冤屈以消憤怨一我國奴婢之法雖不通中國然我國禮義  
之俗廉恥之風實由於此而比年以來奴婢逃避者拘於相為容隱雖其  
父母兄弟公然容接反辱其主而莫敢誰何世家子孫貧窮不自振者抱  
恨尤深今推刷色於公處奴婢既不能用此律又詳律文本意指有所  
犯而將罪者言之也推逃奴婢非罪之也論以此律恐或未便乞私奴  
婢逃避者依公處奴婢例不用此律優恤世家敦禮義而勵廉恥以壽  
國家之脉以嚴奴主之分臣蒙恩最渥未由報効庶竭一得之愚仰答  
萬分之一伏望 聖慈舉而措之其於畏天恤民之政未必無補下議  
政府議之○辛亥兩○親傳端午祭香祝○傳旨兵曹曰琴伴黨司正



韓策前司正金謹李嗣文李冠道前副司正車松李崇安成就正學生  
 金貴誠韓仲透李致林得海張自智徐剋樞韓奇劉尚德等收奪告身  
 并皆充軍○上謂承政院曰今聞司憲府劾以見奪告身事由予命  
 璆不答其召臺諫問之且傳教曰璆性本懶學行多狂妄予乃懲之以  
 警其餘耳俄而右獻納皇甫恭啓曰臣等聞昨日命收臨瀛大君璆告  
 身杖宦官金田乙充軍臣等願聞其罪 上曰璆性本懶學行多狂妄  
 兄弟衆多故收奪告身以警諸子耳凡入少習豪華則壯而驕逸少涉  
 艱苦則長而成就今璆之罪非口不可道之事亦非關係宗社之罪且  
 糾察乃宗簿之職非臺諫所得糾理也召持平鄭孝康問劾璆事由孝  
 康對曰臣等昨日聞命收臨瀛告身未審其由因刑曹關乃知杖金田  
 乙充軍放黜二女還妓錦江梅于本官臣等竊料璆之罪必緣此輩然  
 未的知故劾問其由耳非特臣等疑之大小臣僚莫不惑焉乞令攸司  
 推劾以聞 上特垂慈愛曲從寬典亦無害也况璆年少今所犯必是  
 儉小之徒所致也乞須重論以嚴禁防 上教與對諫院之辭同仍謂  
 孝康曰君上已斷之事有司或直劾其人或尋其暗昧事涉無禮非獨  
 爾等然也我國習俗已成矣今爾等不啓而擅自推劾殊無禮也予將



璆所犯之事一一指陳無難矣然雖不言終必知之矧入君一言一動靡不悉記予何隱哉姑徐以待可得聞其詳矣且宗親若有所犯雖至踈遠不欲使有司治之此古人待宗親忠厚之意也遠親猶爾况於親子乎璆之罪非口不可道之事亦非關係宗社之罪豈有司所敢議哉璆之事乃小失也予雖不論亦可矣然予多子故懲之以戒諸子耳是亦璆之不幸也爾有司不必知之孝康曰使有司劾之乃所以懲諸子也 上曰敦厚九族自古然矣不欲使外人聞其過也有司之欲劾無乃無禮乎其勿復劾孝康又啓曰高得宗既奉使上國會犯貪汚今使日本必無節操幸賴監察金禮蒙爲檢察官臣等意謂得宗稍知畏懼也今改禮蒙監察之任恐無戒慎之心請遣監察以檢察之 上曰遣使外國例遣監察則斯可矣若爲得宗特遣監察則非矣既信其人遣使他國復有疑貳特遣監察無奈不可乎○司憲府啓刑曹判書金益誠以法曹堂上官奔競于許誠之策請論如法特命勿論○上謂都承旨金墩曰自古宗親驕淫犯法以亂家風者或有之矣故予嘗戒諸子曰凡有所爲必先稟於予初安平大君瑢見廣平大君璵家婢名淳典者悅之因阿母啓 中宮以達於予予心以爲母弟之家婢而又爲處



女亦無害也然未許之矣其後浮典者患疔瘡仍發急疾 中宮謂瑤曰有惡病不可取然瑤心猶未忘予乃非之矣瑤終不得取後乃改悔臨瀛大君璆悅妓錦江梅因中宮以告於予予心以為此見安平之事而為也先達於予亦為可憐且彼為處女亦何害乎乃許之其時有諫止之者然予既許矣何必更止之此予之過也璆乃德壽宮之養子也初內資寺婢莫非之母為德壽宮房子莫非隨其母往來璆密私之後為 中宮侍女璆又私之內資寺婢加也之初為尚衣院針線婢璆私之後為昭容侍婢又私之有孕今已數月予乃知之二婢皆不干於予似無妨矣然璆性不好學中宮泣而戒之猶未改悟一犯錦江梅淫欲難遏不可不懲且予多子若容貸璆則諸子何所戒乎是以議諸大臣已收穢牒騶從幽于其第令不通賓客奪伴黨以定軍役拔金田乙充軍婢莫非定役本司恐外人未知物議紛紜爾其知之○傳旨慶尚道觀察使李宣曰今來啓本之意本係為民之事予不以為過也但初議定貢法之時租稅加於前數非不預料而詳處之也然較委官踏驗之際騶從供億無名之費倍於賦數况我東方山川險阻原隰回互助徹之法不可得行惟有貢法庶可行矣肆予欲行貢法于今二十餘載謀議